



春秋會義卷九

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魯襄公

按史記子午三歲而成公卒立之是為襄公踰年即位

卷六千二百五十七第一頁



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之王孔子之王也以王道施於魯史而成筆削之大法然而公即位一國之事而繫之正月之下者春秋以諸侯無王而作必書即位之文于正月之下俾諸侯奉王之政以即位禮樂正朔悉稟而行之故繼正書其即位與文公同

穀梁見前杜氏見前杜預注於

是公年卷六千一百五十七第二頁
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折衷曰宋之彭城成十八年為楚所伐而納魚石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至是宋人請救宋之師以圍彭城而復其地三家所言彭城已屬楚曷以尚曰宋彭城又何以書宋華元圍彭城中謂不與諸侯專封遠矣下謂正不與魚石近之稽其旨史策以長文而書第曰圍彭城而無宋字何者十八年已書彭城為楚所有矣聖人修春秋不與魚石之

專邑叛君追書而稱宋彭城蓋聖人懲其叛臣成

其宋也斯左得其旨

諤曰大夫專伐既出其名氏而此邾曹之屬又以

稱之者蓋國小略其大夫也然彭城特係之宋者發

微論之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卷六千一百五十七第二頁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杞人次于鄆

春秋之文固原其實而為之辭也且晉韓厥之師有以伐之也仲孫蔑及齊曹邾杞之師有以次之也仲孫蔑及齊曹邾杞之師有以次之也聖人必

離其文以言之將以志其實矣且晉以鄭即楚而欲加兵焉故以諸侯伐之今書韓厥之伐而四國言次者其以見諸侯用心之緩也志欲伐鄭者唯晉而已此聖人正其辭而為之筆削以示義左氏前何休注見前何休注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卷六千一百五十七第十三頁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發微曰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

諤曰楚侵害中國春秋之所不與也何則臣之專伐亦稱以公子與中國無異者此皆懲諸侯不能制之或從之交比或與之抗敵之致爾同成一年

公子嬰齊義左氏曰見前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卷六千一百五十七第十六頁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春秋之世小國朝大國凡書皆譏之豈可謂之禮

耶左氏曰見前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諸侯之制以時朝正於天子也春秋之際述職之事蔑無聞焉列國專相朝聘不以其禮春秋從而追正之令襄公即位晉衛來聘皆言某侯使之者主其人而鈞譏之爾左氏曰見前范注見前范甯注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卷六千一百五十七第十九頁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鄭以楚令伐宋甚不可與也然聖人不以人稱之而書曰師者以其與宋交伐有所敵而云耳

左氏曰見前註 卷六十二百五十八第二頁 見前杜預註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折衷曰凡戰伐君稱君大夫稱大夫將卑未為大夫則不名於春秋或稱人兵多矣則稱師兵

少則稱人大夫有罪亦貶曰人將卑稱師如僖十

五年齊師曹伐蜀將卑稱人如莊十四年齊人陳

人伐宋貶大夫如僖二十九年會王人宋人盟于

翟泉是也蓋稱人或為貶稱師不為貶明矣苟曰

責其伐人之喪而絀之則曰晉人宋人庶幾矣安

得謂晉師宋師歟是師不輕於大夫又晉宋之國

大於衛故常先於衛也

集議曰上言鄭伯輪卒下連書三國之師侵鄭此

不待變文而後為譏其伐喪也晉宋稱師將卑也

衛書甯殖將尊也



P5

諤曰晉師宋師之侵鄭也晉為盟主以鄭國之即楚是故以師伐之謂其背中國而即夷狄矣宋師從之者蓋以鄭師於春以楚令伐之則宋伐鄭為正矣是以夫子書之特曰師焉至於衛甯殖者不顧鄭喪助二國而伐同姓其惡尤甚故出其名以示貶重於宋晉也然晉雖與鄭同姓矣鄭即楚而主盟者不可不伐也若如穀梁之說則衛侯人之喪而侵之是亦幸之矣故特起其文以甚之穀梁及

註見前 卷六千二百五十八第百頁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知

人于戚

大夫專主其會者文公之後無國不有故此大夫會于戚而左氏謂之謀鄭也且大夫而謀諸侯之事專恣可知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其甚左氏曰及卷六千二百五十八第百頁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折衷曰內書夫人自桓公之後至斯襄公之前書葬歷歷可數矣何感之有莊二十二年書葬文姜則桓夫人也文五年書葬成風則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文十五年書葬聲姜則僖公夫人也宣八

年書葬敬嬴則宣公之母文公之夫人也至是書
葬齊姜則成夫人也襄九年書穆姜則宣公之夫
人也襄九年書穆姜則宣公之夫人也齊姜姑也
穆姜婦也婦先姑薨穆姜有美櫛頌琴齊姜之薨
文子取之以葬故有虧姑成婦非禮之嫌斯成公
夫人明矣中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又曰齊姜穆
姜者是不知齊為謚矣杜范得其旨左氏公羊曰卷六第
五十八第
及注各見前
十五頁

叔孫豹如宋

內適外曰如無他義左氏曰及註見前發
微曰同前張洽集
卷六千一百五十一頁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知人滕人薛人小知人于戚遂城虎牢

折衷曰蓋鄭介於晉楚之間事晉則楚怒事楚則
晉怒鄭之謀以待強者晉乃帥諸侯會于戚以伐
鄭遂城虎牢以逼之鄭服而後已春秋書城楚丘
以封衛城虎牢以偏鄭上得其旨

集議曰十三年城緣陵書地而不係於國蓋主於
天子則中國為一所以正伯者之事也今此經書
十國之會而序晉於上然則虎牢之不係鄭者猶
緣陵也或謂之大都以名通者皆失之十年之成
虎牢而係之於鄭者交中國之係鄭也左氏公羊
穀梁曰及

註各見前陸淳辨疑微旨見前陸淳集
傳微旨發微日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卷六千二百五十九第十頁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稱國以殺聖人以諸侯之例加於楚以示義也然而僖二十八年得臣不氏而此稱公子者蓋桓文之際楚之暴盛者猶鮮春秋錄楚之事皆以抑疆扶弱為義以示尊乎中國也至此列國之政替而楚之恣橫益甚聖筆不得已而書之從諸國之例非所以伸之實有以懲之也
左氏曰
卷六千二百五十九第三頁
見前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之臣稱公子者上屢見矣此伐吳書者吳自鍾

離之後漸亦暴盛與楚交敵不可不詳錄之
左氏

前卷六千二百五十九第三頁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天子會同以盟諸侯為壇於國外古之制也春秋之際諸侯不朝於天子強凌弱小事大是以魯在春秋弱於齊也而嘗事之且公如晉往朝之者也又就而與之盟受制於晉矣春秋先書曰公如晉以起文次言盟于長檮是錄其所以受盟也然書地者志公受盟於國外則晉之僭暴而魯之削弱可知也
左氏曰見前范注何休註
卷六千二百五十九第五頁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折衷曰凡書公會公不與盟也諸侯不繫謀不謀第盟主所徵而至者則必以次第序之或不徵而自來者聖人皆異其文如鄭伯乞盟袁僑如會是也鄭伯為逃首止力窮而來也斯謂陳屬楚至此病楚愛晉乃使袁僑來與盟故特書如會以彰陳侯非微而來杜得其旨下近之。凡盟會必居當

君臣當臣苟不敵非典禮也斯之盟連雞澤之盟上書公會諸國君唯單子天子之卿蓋靈王新即位使王官與諸侯盟以王安室故無嫌苟不安王室亦不序矣矧袁僑歟斯下國之大夫詎可亢七國之君乎是以盟主使諸侯之與大夫與盟前不失典禮左氏得其旨

新義曰此諸侯大夫盟而曰叔孫豹者何志叔孫豹也叔孫豹再及諸侯之大夫盟正乎不正也信在諸侯猶可言也信在大夫不可訓也大夫盟不日此日者何信在大夫也

諤曰諸大夫為盟固專之者也古之制有會同而受盟于天子也未有王之卿士而不盟諸侯也是以春秋于首止葵丘之會先言會而後言諸侯盟蓋尊王世子宰周公而使若諸侯自為盟不與諸侯得致之也今盟于雞澤雖致單子於上而下曰同盟不殊於列國者以志周室弱微下夷列國諸侯稟其命而尊之者鮮矣故日以危之陳即楚久矣今欲從諸侯于會而天子之卿士在焉是亦可與也春秋因而錄之寔以起下大夫之復盟也大夫而專禮樂之柄自文公已來也以大夫而會盟列

國者多矣至此諸侯既盟而大夫復盟是大夫與諸侯相抗也是以夫子特起文而書之以志君自為盟而臣自為盟專恣之甚矣

秋公至自會

返故致之在外為會

左氏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纂疏啖子曰及辯疑曰並

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

卷六千二百五十九十五頁

冬晉荀榮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日卒正也無他義 卷六千二百六十一第頁

夏叔孫豹如晉

內適外曰如魚他義左氏曰卷六千二百六十七頁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夫人薨不地無他義左氏曰見前陸淳辯疑卷六千二百六十七頁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折衷曰定諡也如祀姓也夫人則成公之妾襄公之母母以子貴故以正夫人礼葬之斯典礼也公羊謂定弋氏者莒國之姓也噫莒已姓安得謂之弋姓哉有聲已焉戴已焉皆莒女也足以明矣斯中之短杜穀得其旨

旨要曰妾之為君其母不得成夫人若正夫人薨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得以加尊故定姒赴同稱薨祔姑稱小君反哭成喪書葬也故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姒乃正是其義也

諤曰義同莊二十七年杜註見前杜預註公羊曰正義發微曰見前見前指掌曰同前孔穎達孫復尊王發微卷六千二百六十四頁

冬公如晉

公比年如晉不可不詳錄之以示記左氏傳卷六千二百六十四頁

陳人圍頓

圍者以兵圍之書人以示貶左氏曰卷六千一百六十一頁

五年春公至自晉

經社曰襄之出二十有四致之者二十危之也不致之者四安之也

諤曰公踰年而返危之甚也故致之六年百六十二頁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折衷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如異未有貶序如某而不日貶之得無其旨若為帥師而與之俱則春秋凡帥師未有不師者未有書如者不言師必曰入

曰取曰伐曰滅不言師則恥可知矣凡書如者皆聘好而行未有帥師書如者斯非明矣文公十三年公如晉請以鄆屬魯助魯職貢許晉之故令如晉以成屬鄆之事比內大夫聯序之不書及左氏得其旨殺梁近之

集義曰上之盟會交聘鄆不盡見于經文內傳鄆無賦于司馬又以是為屬鄆如晉故比世子于內大夫似得其實是年戚狄之會鄆人見于經左氏謂魯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又以見其始末之著也二傳見下有滅鄆之文故穿鑿而

為之說何休之失尤甚于傳

新義曰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何鄆太子由叔孫豹

而屬晉也經何以不書遂及事不相及于魯也時

魯君幼稚政在大夫穆叔將鄆太子巫如晉成之

為鄆太子非魯事也

諤曰春秋詳內以略外是以內適外悉皆書之今

叔孫豹以世子如晉固可訊也既錄叔孫豹不可

不詳及鄆世子也是以傳及諸儒皆以外相如為

論左氏公羊穀梁傳註各見前陸淳曰見前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同成十五年會鍾離義左氏穀梁傳註各見

秋大雩

見桓五年義左氏曰及註並見前卷六千二百六十二第十頁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見二年公子申義左氏曰及註並見前六千二百六十二頁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胡氏曰吳以九年之內為會者三一歲之中來會

者再故進之也則比小國而稱人

諤曰吳入春秋以其在蠻夷而狄之也今以人稱

之者此聖人記之之本意歟觀春秋之于楚始稱
荆次稱師至其盛也稱之不過子則見聖人悼其
暴橫而志諸侯之不能攘正之也今於吳則其始
也亦稱吳此稱人及其盛也亦稱之不過子豈非
亦有以悼之者哉噫春秋之書天王先儒論之以
為別吳楚之僭也然則聖人尊周雖不止在別吳
楚之僭其於吳楚是必傷其暴橫而懲其僭恣無
厭也故以漸而錄之非所以善之將以因其事而
託文爾鄒序吳下蓋削弱耳左氏公羊曰及注各
見前范注見前范寧
注發微見前孫
復尊王發微
六千二百六十二十六頁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析衷曰凡伐判討貳戍城圍邑皆序諸侯斯上書
諸侯會于戚蓋令戍陳也下書戍陳是諸侯之事
非內事明矣

諤曰春秋託文以見義且戍者戍守之稱耳且陳
為諸侯之國而使人戍之危弱可知矣今諸侯戍
之而春秋不書所戍之名者示不與之也猶若城
楚丘焉彼則救其滅而諸侯為之戍也故皆不直
書之不與諸侯所以專制其事爾左氏公羊穀梁
曰各見前纂例

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六千二百六十二頁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

春秋之法將追治而貶正于人也然而事在可以
然之域者不得不從而與之耳今楚伐陳不正也
而諸侯救之得其正矣春秋裁之以為輕重之文
則別序之也聖人由是正其爵而書之與其所以
救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春秋與其救陳也而于此書其至又書所至者以

其危之哉然救陳之意主于晉而非主于公也公

勞師以出不可不致之左氏穀梁
曰各見前
六千二百六十三頁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內大夫書卒日卒正也左氏曰
見前
六千二百六十二頁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春秋之於杞也所書之事靡不畧也自信二十三
年錄其卒而不名不日稱之曰子者蓋其國削弱
禮不足成是以據其事而志之今於此復錄其卒
而錄名與日稱之曰伯者寔非所以進退之也聖
人以杞不足成之而倘一其文則後世其以杞降

為子爵耳是故因而錄之或稱侯稱伯稱子所以明其國削而禮不備闕畧不同正不正從而志之以示義左氏曰及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註卷六千二百六十三第頁

夏宋華弱來奔

大夫奔義見桓公十五年左氏曰及卷六千二百六十三第頁註俱見前

秋葬杞桓公

春秋於此詳錄其祀卒而書日正卒也故不略其葬卷六千二百六十三第頁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此抄本上原本仍有繁祭例云六
十餘字承辦人粘朝時從中
碎其二行一半不復尋其文理
今刪去後查原書補入可也下
來字下五字同

折衷曰二傳以為異姓為後則聖人安肯前顯書鄆太子巫歟必鄆本逼莒如晉以定職貢莒怨鄆以為附庸掩其不備而滅之吁萊恃賂而亡鄆恃謀而滅賂不可恃謀亦宜審上得其旨

箋義曰鄆子既以外孫為後國人不服故恃鄆而慢莒莒人伐之因遷併其國以為邑耳故鄆子自茲不復見矣後魯人與莒人爭鄆西界之田故莒人數來

俱賜

新義曰太子者前定天下人心天下人心前定絕

此新字下原本亦空六格同上碎處
損却今以意補義字

其所以爭之之道也。是故聖人立制，天子一位，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晨昏旦暮，相次進御于君，大要廣儲嗣而重冢適，正是宗廟社稷長遠之計也。今鄆無嗣，取莒子之子為鄆之嗣。經書莒人滅鄆者，喪本枝，革易姓氏，鬼神食他人之食，與滅亡同也。此後鄆雖有國，但春秋絕而不為後也。

謂曰：諸侯相滅，春秋凡書皆記之，而此莒稱人者，志其專乎讖之文，在於書滅而又以人稱之者，莒無大夫，爾。左氏曰：見前，何註見前，何休註：穀梁曰：見前，辯疑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

曰：見前，孫復卷六千一百六十三，七頁內，尊王發微。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謂曰：秋、春詳錄乎內，今二卿同時，一如邾，一如晉，因而錄之，以志其非禮也。卷六千一百六十三，第十二頁。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春秋滅國，記之也。今齊稱爵者，言以志之，舉其重而貶著爾。左氏公羊卷六千一百六十三，第十四頁，各見前。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

見僖三十一年論曰左氏穀梁卷六千二百六十三第十八頁

小邾子來朝

城黃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春秋之文詳畧輕重皆起其事以示義也今書曰衛侯使孫林父來聘而下書曰壬戌及孫林父盟以其書日知必公盟之也且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而不言處父之來者按左氏文雖曰來計而以為

公如晉及盟且處父去氏而此云孫林父者彼乃仇公為盟而此欲尋盟也是以先言衛侯之使以起文不復去其氏也左氏曰及注並見前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鬯原禎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繁露王道篇云鄭伯鬯原卒于會諱弒也痛強臣

專君君不得諸侯而后言卒得無旨乎二傳謂鄭

伯將會中國而不勝其從楚之臣不書弒而書卒諱中國之弱不使夷狄加之也言如會致其意也

其言未見諸侯憫之之辭也。下著陳侯之逃歸，足以見筆削之意。然則八年邢丘之會，鄭伯預為者，大夫不得已也。九年公會諸侯而伐鄭，見其從楚之實也。

新義曰：公會諸侯于鄒，謀救鄭義也。鄭伯如會從義也。未見諸侯而為賊所弑，實弑何以書卒貶諸侯也。貶諸侯者何？諸侯以義相會，鄭伯死于不義，書曰卒，貶諸侯之不討賊也。八年夏，經書葬鄭僖公，重貶也。

謂曰：楚之專伐，屢出其名矣。且伐之侵之，尚不可

容。况以兵圍之乎？故明書以示貶。按左氏傳：會以救臣也。救陳為正，而此書月者，又何以危之乎？蓋諸侯為此之會，卒不能圖成其謀，以致陳侯有逃歸之事，亦可危也。故書月以謹之。禮諸侯未有生而名之者也。今鄭伯於如會之上，出其名者，為下文卒于鄒起也。春秋之辭謹嚴而簡直也。錄鄭伯之卒，而以如會起者，聖人有以與之也。何以言之？鄭伯即於荆楚悼之久矣。今聞諸侯之會而往會之，正也。而又曰未見諸侯而卒，其心寔欲如會而不逮之也。且以三傳言之，皆謂弑矣。而此以正

卒加之者聖人既與其如會以為正矣豈可不以日卒之例錄之乎然亦地之者公羊所謂隱之皆其義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及註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尊復王發微

陳侯逃歸

諸侯謀救陳以為會陳侯在會而有惧楚之心因逐逃歸春秋錄之以志晉侯緩於救患扶弱不用心乎卻強楚也然逃者賤之之辭而陳侯以逃稱之者蓋其即從諸侯正也惧楚而逃不正也故賤而甚之註左穀何

卷六千一百六十五 第二頁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數如晉故月以危之何注見前何休註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夏葬鄭僖公

卷六千一百六十五 第六頁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箋義曰鄭人弑其君本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故子國聞子產之言而怒之惧其謀泄耳不然無故而侵蔡何也春秋惡其叛中國故子國稱人以示貶

諤曰春秋前後之經傳不見蔡與鄭交兵今使大夫侵之曲在鄭矣故貶而人之又曰獲公子燮者甚之矣不正其侵人之國而獲其公子也

卷六千一百六十五 第十頁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折衷曰晉悼初脩文襄之業微中國以命朝聘之

數不欲親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以成其美也大夫

稱人者大夫不足以當晉侯稱人以尊霸王也非

微非貶之例也書鄭伯時獻捷于晉乃親聽命不

書公而書季孫宿者公知晉悼不煩聽命乃先歸

由季孫宿在會故也杜得其旨公羊無傳穀梁之

短

諤曰上云公如晉而下文公至自會則公在晉可

知然公不會而季孫會之者以魯之政出季氏故

也且齊宋衛邾大夫會晉侯鄭伯則不可與抗矣

而故人以別之然獨出季孫宿者春秋以內魯為

文出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左氏穀梁曰各

前孫復尊

王發微 卷六千一百六十五 十三頁

公至自晉

公出踰年故危以致之卷六千一百六十五 十六頁

莒人伐我東鄙

我自內之辭莒稱人貶之左氏曰 卷六千一百六十五 十七頁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公子之專伐書之從中國之例上屢見左氏曰

復曰見前孫復王尊發微 卷六千一百六十五 二十三頁

晉侯使士匄來聘

未聘義見隱七年左氏曰 卷六千一百六十五 二十五頁

九年春宋災

春秋之文外災或有從而錄之者公穀之解折衷

於莊十一年攻之此亦同莊十一年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及

註各見前 卷六千一百六十六 第十頁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

戲

春秋託文未嘗與乎楚也或加以筆削之義則

必有所懲悼而抑正之矣原聖人之本意思諸侯

所以攘之制之也今鄭背華即夷諸侯以兵伐之

其所以出諸侯之爵者示聖人之心不與鄭之即

楚也故別其伐以書之

又曰春秋之末鄭介於晉楚之間晉於中夏為盟

主楚之國亦且疆暴是以奔事二國不暇即楚則
晉與諸侯伐之從晉則楚以兵臨之其所以見伐
不一也為鄭者能盡心於中夏與晉同好完守備
以禦楚則楚之貪暴不作也鄭不以是為謀懷狐
疑之心持不斷之意楚伐則即楚晉伐則從晉是
以聖人之於春秋貶之懲之徃徃狄之皆鄭不以
乎一心之致也今雖與諸侯同盟而不足以信故
書日以謹其惡也左氏曰見前發微曰卷六千一百六
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十七八頁

楚子伐鄭

七年戚之會鄭伯之如會也公羊稱大夫諫之不

若與楚鄭伯不從而殺之春秋正其文書之曰卒
于鄆矣今晉以其即楚以諸侯之兵伐之然後恐
而行成遂同盟于戲今楚又伐之而書之曰楚子
者亦從也國之例別言以斥之也呼鄭嘗有即楚
之心以啓其貪伐因出楚子所以甚之矣左氏曰卷六千一百六
見前七十五頁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折衷曰凡盟會皆次第而序之與其會未有外之
者苟曰以夷狄而外之則楚亦夷矣秦亦夷矣奚
不外而獨外吳歟研其實吳有成十五年與中國

會曰叔孫僑如會諸侯之大夫會于鍾離斯殊之
非外也謂新通中國故襄五年戚之會與諸侯次
第而書不殊之者吳來會也襄十四年向之會書
諸侯之會者為吳謀楚也斯會諸侯會吳者以吳
子在祖晉侯以諸侯往會之也苟曰外之則悉外
之矣戚之會何以不外之杜得其旨

集義曰會者君臣之一辭也大夫會則稱人可矣
吳子會則不得稱故以國為號賤夷狄不與中國
之禮杜預言不稱子而從其所稱失之甚也若
從其所稱則書王矣

諤曰吳自成十五年鍾離之會稱曰會吳者以其
為夷狄故也至於襄五年戚之會別之鄆子之上
亦以志其所以漸盛於中夏也今又會之而稱曰
會吳者再明諸侯所以啓之也且吳為夷狄而晉
之奔臣巫臣始通之教其乘車之屬以啓其貪亂
以至僭暴不一皆諸侯所以啓之是以再言會吳
以志之耳左氏穀梁傳俱各見前發卷六千一百六十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上言諸侯會吳而此言遂者蓋會吳之諸侯書遂
以起文也但諸侯為會以會夷狄而卒又滅人之

國甚矣故書日以謹其惡左氏曰及註見前何註
註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至自會

新義曰滅國取邑會夷狄不致此何以致危公也
曷言乎危公年方成童不切承師訓習脩仁德以
全社稷生民遠會夷狄滅人之國此致者僖公之
至也

卷六千一百六十八 十九頁

諤曰踰時而返故致以危之何註見前何休註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春秋其惡於鄭也凡所以即從於楚子則加楚子

之文以懲之六年晉伐而從之七年楚伐而又從
楚蓋鄭於晉楚立乎二者之間惟其強者而從之
耳今比比於楚以兵伐宋則伐宋主在於楚也是
以春秋因錄楚公子貞於公孫輒之上亦所以懲
晉也左氏曰
卷六千一百六十八 二十一頁

晉師伐秦

秋晉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箋義曰晉侯以齊世子在諸侯之上非禮也孔子

仍舊文書之者，譏之也。

諤曰：周禮諸侯之適子，有以皮弁繼子男者，彼雖朝天子之文，然亦可推而求之於春秋之法也。齊世子光自列會於諸侯，而春秋序之於邾滕杞薛之下，蓋聖人正之以禮經也。今伐鄭而逆列於四國之上者，蓋由春秋之世，諸侯以強弱為判，齊於諸國猶強，而嘗與晉宋齒，屢使世子光抗禮於諸侯，而春秋復於此因而序之，以先四國者，亦疾其所以與諸侯抗也。左氏曰：及註並見前。范註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

發微

卷六千一百六十八

二十七頁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陸淳曰：稱盜以殺，非君之惡也。

新義曰：文宣之後，列國之政盡在大夫。晉鄭三國

之君不知為君也。今子駢、公子發、公孫輒兩下相殺，

當書鄭人殺其大夫，而言盜殺三公、子孫者，何春

秋意也。曷言乎春秋意？臣執國命，天子不能誅

諸侯不能制，故書曰盜殺。一繁露順命云：尊之躡

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

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

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闖盜而已，無名姓

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

諤曰春秋之文出於聖人之筆凡所以輕重詳略

其辭者君臣上下之義尊卑長幼之分貴賤大小

之理從而見矣今鄭國之亂而三卿見殺春秋書

之曰盜者賤之之稱也若賊盜之稱耳然聖人不

詳正其人而書之直稱曰盜者譏在於鄭也鄭伯

庸暗其政不脩是以亂從而作以致三卿之死故

書盜而斥三卿之名以志之左氏穀梁曰各見前

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卷六千一百六十九 七百

戍鄭虎牢

古者天子以封諸侯諸侯守之以為國也末世

諸侯不稟王命侵軼交作擅相伐取春秋所以錄

而譏之今以諸侯而伐諸侯甚矣聖人書之繫虎

牢於鄭者明虎牢在鄭為天子所守之地然二年

城之不言鄭者以鄭即楚內之也今又不與其戍

也故直言戍鄭虎牢焉左氏公羊穀梁曰及註各

王發微卷六千一百六十九頁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而戍虎牢聖人於伐也出其爵而於其

戍也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戍也。今出楚公子之救者，所以疾諸侯也。諸侯之伐鄭，當問其即楚而與之，完守備則楚不能為爭也。諸侯不以是為心，戍人之邑而求其從，以致楚有帥師之救，將起鄭之即楚不已也。是以詳而錄之，致以危之無他義。左氏曰卷六千二百六十九十九頁見前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昔要曰：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箋謂舉三軍之成數，則魯周公僖公時本有三軍，後以伯主之令，軍多則貢

重，故自減為上下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耳，而書作三軍者，以見二軍盡廢而全改之也。所以改者，二軍舊屬公，有事則三鄉文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室幼弱，故分軍征各入已，故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此三軍與周禮三軍異，周禮起徒役家一人，故鄉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矣。天子六軍出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名不在三軍之數。今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則人數有過矣。蓋諸侯四郊多壘之時，為此法耳。諤曰：周禮大國三軍，而魯伯禽之後，侯爵亦當有

三軍也然而春秋於此書其作者蓋有譏所耳且作者不宜作之稱耳孔子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所以起其漸矣且魯國之政削而三桓強自襄公即位幼弱魯國之政專於公族今三軍之作左氏之傳季武子所作也作之不以制而又分公室以征之魯之公室微於此益見其甚矣春秋不得不錄以示譏左氏公羊曰各見前膏查音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卷六千二百七十頁曰見前孔穎達正義發微曰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甚矣鄭之不道也界於晉楚而不能以尊中國為一心以致二國交伐不已今復侵宋以啟諸侯之伐是亦權之不足也若如左傳之說鄭與宋為惡而俟諸侯至則不若以禮求好同力堅拒楚則難可以紓也今鄭伯以侵宋而啟諸侯之救是亦勞師之甚矣左氏曰見前啖子曰見前陸淳纂例卷六千二百七十及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

北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鄭於此猶即從於楚以兵從其伐宋春秋疾之序之楚子之下以示譏也然亦目曰鄭伯者惡其為諸侯而從夷狄之伐故斥言以示譏左氏曰見前

見前陸渾辯疑卷六下百七十五頁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蕭魚公至自會

美義曰晉興楚爭伯久矣文公之後悼公最賢納魏魏絳之言和戎而息民輸積以弛行之數年遂服鄭而却楚故稱公會伐鄭再言會于蕭魚蓋美晉

侯之功也亦猶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之義也

集議曰諸侯三年之間而四伐鄭書公至者有三焉若此年夏伐鄭又同盟于亳城北經不致會而致伐蓋鄭雖同盟而終貳于楚今此伐鄭之下書會於蕭魚文與上同而不致伐蓋自爾鄭不與楚中國得志故致會以善之然則穀梁謂九年代鄭盟戲為內齒而不致者不其然乎
諤曰晉紹盟主以諸侯起兵不已致此者欲得鄭也且其所以伐鄭者以鄭即從于楚故也是以春

秋凡錄伐鄭之事詳其人以起伐所以志末世勞
民不止而務將攘正之也今書會伐鄭書會于蕭
魚者卻楚服鄭而得有之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及
前孫復尊王發微卷六千二百七十一頁
杜註見前杜預註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既與晉行成是以會于蕭魚今楚其行人良霄
者以其從晉故也然行以人稱之者穀梁謂之挈
國而陸子謂之使者此蓋尤其君而執其使也是
則楚人暴甚矣故稱人而目行人亦以懲之也左
氏曰及註並見前會于蕭魚下穀梁曰及註並見前
發微見前陸淳集傳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

發微卷六千二百七十一頁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鄆

莒之伐魯圍邑不正也季孫以師救之正也既以
兵救之又有逐事以入鄆春秋從而錄之亦不正
其入鄆也魯之政出於大夫久矣春秋直託文以
譏之安在受命與不受命乎公羊穀梁曰及註各
見前發微曰見前孫

復尊王
發微卷六千二百七十四頁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春秋於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諸

侯文接赴告之相親也蓋有所悼而云耳至此書

吳子乘者亦以疾其暴盛而且明諸侯通之會之

而赴告之相及也然而不日之亦略文於楚也左氏

日及註見前何註見前何休卷六千二百七十九頁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箋義曰晉定已平楚猶率秦伐之故不書秦猶書

楚公子罪之也凡諸侯非盟主輒用兵伐而書者

皆坐叛之罪耳左氏曰卷六千二百七十三頁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且公行必致者危之也人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

左氏於桓二年及此年再出書勞之文而趙子攻

之亦破矣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卷六千二百七十三頁

夏取邾

同宣九年取根牟義左氏曰卷六千二百七十三頁十五頁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同宣十八年義左氏曰卷六千二百七十三頁

冬城防

見隱七年義

左氏曰

六年二百七十三卷三頁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魯使二卿會諸侯之大夫以會吳也春秋出晉魯而人於諸國也以春秋主魯而晉於是時為盟主故出二國之卿矣至於人諸國者蓋有所互文而見義也且吳者蠻夷之國諸侯屢將會之間又使大夫會之皆非禮之正也故因其大夫往而譏之其實譏在諸侯也

左氏曰見前陸淳纂例發

六年二百七十三卷十二頁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春秋之文有小國大夫略而稱人者也有列國大夫貶而稱人者也有諸侯貶之稱人者也聖人立

文亦有以互明之若此者於向之會出晉魯之卿

又中出衛鄭之大夫者此又別小國大夫畧而稱

人之義矣書衛鄭之卿所以明四國皆貶之也下

曹莒稱人者蓋小國大夫畧之耳斯聖人詳正其

義以譏之疑發微曰見前趙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辯六年二百七十三卷三頁

已未衛侯衎出奔齊

箋義曰左氏穀梁衛侯出奔皆不書名獨公羊書

名諸侯不書名唯出奔書名者罪其不道而失國

也衎有三罪當名公羊得之矣左氏曰見前何休

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卒百七十四卷十四頁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於此見吳楚之交相攻矣楚之恣橫諸侯患之今

又帥師伐吳寔以致吳之交伐春秋詳志以起之

左氏曰六百七十四卷十九頁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葛莒

人邾人于戚

大夫專相為會春秋詳錄以示貶左氏曰卒百七十四卷廿頁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向戌盟于

劉

春秋之文正筆削以示義也是以辭有詳畧而理

有去取爾既上言宋公之使而此直曰向戌者從

省文也公盟例日則今書日知是公及盟也然則

向戌敵公非禮也且文元年晉處父去氏而此不

去者蓋處父非晉使之尋盟而處父輒盟故去氏

姓以去其專今上有宗公使之之文則以君命尋
盟可知矣故不復去氏左氏曰見前註

見前杜預註

卷七十五第廿頁

劉夏送王后于齊

新義曰：外文不書，此何以書？魯主婚也。天子嫁女，同姓諸侯主之，天子送后，亦當諸侯主之。然則桓八年送王后于紀，經書祭公來，此不書劉夏來者，何？禮天子不親迎，即使三公送之，不言來，貶劉夏非三公故。夏不言來，姜氏歸京師，略而不書也。總論曰：王者至尊，娶后于諸侯，則使三公送之。劉夏非三公，故齊姜歸于京師，略而不書也。夫王后

匹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也，而使微者送之，是輕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也。故書名以貶之，則天王之惡可見矣。

諤曰：王后者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送之者禮固為重也。以天子至尊，四海莫非臣妾，不可得而屈之，質諸先儒而桓八年之論，以為天子之親迎于廟也。故曰三公送之，使同姓諸侯主之，此禮之正爾。是以春秋一百四十二年所書者二，而所譏不同也。若夫祭公之送，雖可以送，而祭公有謀，魯不復命之矣。故聖筆譏之，義在於來與送之文也。至

此列夏之送非三公之正而志之者其以為不當

送乎夫以天子之匹而使卿送以卑之非所以配

尊尊之道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傳註趙氏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

尊王發微辛百七十五卷第百頁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春秋別其人以示譏也是以書齊侯之伐志其以

兵來伐也書公之救而曰至遇者明其不能即救

之也且齊伐之不正而公救之無益故詳而紀之

杜註見前杜預註公羊曰見前范註見辛百七十五卷前范寧註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第十四頁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集議曰僖公三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大魯

之文也此救成而書至遇是不能救而起魯之弱

也經書城書築者衆矣皆地而不言郭且郭郭也

邑之處於內者也其言城郭者得非刺魯不能救

之而又不能大為之備乎

諤曰春秋凡帥師而城者甚之也况此懼齊之伐

使二鄉以師城之其譏可知矣左氏曰辛百七十五卷第十六頁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日卒正也 卒百七十五卷第十九頁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濙梁戍寅大夫盟

繁露竹林篇云濙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
為其奪君尊也

指掌異同曰二傳皆以此時諸侯微弱權在大夫
諸侯並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在於大夫其事
不用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刺大夫不臣也
賈逵服虔取以為說賈惡大夫專而失權也釋曰

按傳荀偃恐餘國有貳故大夫遂自共盟使同會
之國皆一其志也今此間無異事故不稱諸侯直
言大夫也非是君弱臣彊恣意共盟杜與先儒異
也

摘微曰諸侯之大夫自盟君各在會臣盟則諸侯
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
漸

箋義曰晉侯會諸侯而荀偃怒高厚使大夫盟且
其盟曰同討不庭夫如是則歃血之令出自荀偃
同討之文不由晉侯理頗類於無君事寔由於專

政故諸侯皆在。而云大夫盟。蓋夫子貶大夫之明文也。當是時高氏崔氏專齊。孫氏甯氏專衛。三桓專魯。六卿專晉。諸侯失權。祿去公室。故孔子因梁之盟。今由荀偃。於是一槩而貶之。所以遏篡亂之本也。較梁所謂政在大夫。公羊亦曰。徧刺天下斯得之矣。杜氏以為雞擇之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非。

新義曰。天子失道。諸侯私盟。十世希不失矣。諸侯失道。大夫私盟。五世希不失矣。今會諸侯而使大夫盟。信臣而不信君也。大夫盟不曰此日者。無諸

侯大夫也。無諸侯大夫起陪臣執國命也。微言深旨。聖人傷時之心切耶。

集議曰。左氏但言高厚逃歸。而大夫自盟。殊不釋褒貶之旨。按三年有大夫之盟。上序諸侯。盟于雞擇。次言陳侯使袁僑盟。會而後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彼上序諸侯而言盟。則諸侯既盟矣。後言大夫繫於諸侯尊君也。言及陳袁僑盟。蓋僑不可以當君。而以大夫盟之矣。非大夫之專盟也。今此序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既不謂其信在大夫。諸侯失政而何耶。杜預謂

間無異事而闕諸侯失之矣

諤曰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然自宣成之後

大夫專帥師專出會者多矣未有諸侯會大夫盟

也今此公與諸侯會而戊寅大夫盟蓋列國之政

大夫尸之且久由諸侯怠棄國政是以大夫得而

專之今會而大夫為盟其怠棄可知矣二傳及諸

儒以為政在大夫而未盡此由諸侯怠棄而失政

也故新義詳之左氏曰公羊穀梁曰及注各見前

前陸淳辯疑微曰見前陸淳纂例辯疑曰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春秋之世諸侯固不由天子之命而專乎執也是

則聖筆之志雖有以譏之亦有以甚之者也且以

諸侯而執諸侯甚惡可知矣晉執邾莒二君而目

曰莒子邾子者豈非甚之之辭歟然有貶之從輕

者以其執之而歸京師可也今又不歸之京師而

以歸其國故曰以歸者以重錄之也杜註見前杜

前何休註發微曰見前孫復前尊王發微

下自十七年至廿二年並缺

六千二百七十六卷第十五頁

春秋會義卷十

鄉貢進士

江陽

杜諤

獻可

輯

丁酉正月十三日庚辰早起校是日晴

魯昭公

左傳及史記襄公三十一年薨立胡為_女之子子野
其年九月毀瘠以致卒乃立公子稠是為昭公于
是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之季武子不聽
卒立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低格

同文公義

穀

五千二百八十

高格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折衷曰春秋凡絀殺大夫皆從有罪之時絀未有
一罪而終身絀者也稱公子例苟繫懲勸之旨則
母弟必言弟庶弟必言公子苟朝聘嘉好之事乃
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嘉故仍舊史之策或稱
公子如莊二十五年書公子友之類是也斯書陳
公子招者盟會嘉好之事也八年書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偃師者是升絀勸懲之事也吁苟曰為
殺太子貶稱公子則當殺世子之年猶不曰公子
矧殺世子之前又嘉好之事乎

集議曰凡先君之子今君之母弟也善則稱弟以
貴之若齊侯之弟年來聘是也惡則稱弟以責其
親親若衛侯之弟鱣出奔晉是也其不繫褒貶而
書者則皆謂之公子耳此公子招即陳侯之弟招
也經不言弟而書公子者蓋盟會嘉好之事無所
升黜史策得以通稱招弑世子在八年公羊以為
于是貶之者其不可與輩一概而言之也八年穀
梁傳曰盡其親所以惡招者信矣
諤曰春秋之法追治之以筆削也雖曰追治而正
之然亦有所懲勸而云耳諸侯擅相為會強大者

主之而不由乎天子之命是以春秋之文晉嘗主
夏盟以先諸侯也齊彊於宋則齊或先之此聖筆
亦有因其事以志之矣且楚荆蠻國耳自宋之盟
列晉之下而居諸侯之先者春秋以其與晉爭盟
而託文亦以志諸侯不能制之也此雖曰追而治
之亦有原其實而懲之也左氏公羊曰及註各見前五千二百三十七頁

三月取郟

見宣九年取根牟義左氏公羊曰及註並見前

范註見前范甯註規過曰指掌釋曰並見五千二百八十三
前孔穎達正義纂例見前陸淳纂例之廿八頁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折衷曰凡公子出奔常文則曰某國公子某出奔

某如楚公子比出奔晉之類則奔之者罪也責其

不能自容於本國也異常文而書則曰某侯之弟

某出奔某如衛侯之弟鱣出奔晉陳侯之弟黃出

奔楚是也斯非奔者之罪或責其無罪不能容其

母弟或責其失教致母弟不可容也鱣黃之奔是

責陳衛之侯不能容其弟鍼之奔是責秦伯不能

以節教其弟使權寵如二君也杜得其旨

諤曰同陳侯之弟招義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卷五千二百四十五頁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敵於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去疾之入展輿之出春秋皆稱之以莒者明其志

乎當國也且去疾者君弑而奔齊至是反國此所

以書入而惡之展輿者篡立不正國人不與以致

播越此所以書出奔以罪之也是則皆譏之爾左氏

見前左氏傳何註見前何休註纂例見前汪克卷五千二百八十四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秋之際諸侯擅相侵取不一而莒與魯所爭者

鄆之邑也是以叔弓帥師而疆其田不亦甚矣故

詳而志之趙左氏曰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卷五千二百八十五頁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箋義曰歸生憚老陳乞流涕而加弑君之罪今圍

弑麇而不稱弑何也良以圍弑麇之後數行無道

暴滅中國其罪惡尤甚蓋賊臣弑君一國之惡也

夷狄滅中國天下之禍故會于申不殊淮夷夷之

也公羊傳曰弑君賊不復見又曰譏於讐者一譏

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若先書圍弑其後滅陳

蔡誘蔡侯之罪尤重故擇其重者而誅絕之杜氏

以為從赴非也。左氏卷五千二百五十五頁至十九頁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箋義曰、宣子以易象不脩春秋、謂之周禮者、按繫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故謂之文、蓋文有陰陽內外君臣之位、典章禮法、由是而行、又春秋所書郊祀朝聘會盟之類、皆當時所行周制、故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其事正之與、失史官咸脩錄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文王之所作、故言周公之所以王、不修春秋乃

魯之史記非周公所作、以其所載行事合於周禮、

故言知周公之德、

左氏曰及卷五千二百五十五頁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論見僖七年、

左氏曰及註見

前卷五千二百五十六之十頁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摘微曰、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君返臣往、惡莫大矣、且責季孫、又明昭之不君、卒見逐、又見季孫之惡始大、故直書以表罪、

新義曰如晉者何尊魯也至河者何不及事也乃
者卑辭也復者返也言公為人君昏昧暗弱自不
能親事鄰國受制疆臣故出示君尊反以卑者錄
集義見十三年公至自會論

諤曰內適外曰如固為春秋之常也今書至河乃
復左氏以為晉使辭公羊穀梁則曰著有疾何休
謂晉欲執之公不敢往此皆求志之事以明其實
然而所釋固已矛盾也至若乃之稱者難辭也魯
公之如晉不一矣今昭公既往及河在進退之間
而返國聖筆以為難辭而書曰乃復爾左氏穀梁

前纂例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卷五千二百六十三頁

季孫宿如晉

公既復而又季孫如晉見受故發微明之穀梁曰

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凡諸侯失地稱爵而復名者著其為諸侯而失守社稷也。此書伯、燕伯爵也。而出奔，故書曰北燕伯而名之，亦以志其失地也。

左氏穀梁曰並見前卷五十二百二十七公羊註見前何休註之廿頁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箋義曰：夏之十一月雨雹，當以異書耳。

新義曰：凡陽侵陰，不入為霰，陰侵陽，不入為雹。今周之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三家爭權，魯公專制之象也。旨要曰：申豐對季武子禦雹之道在於藏冰，使陰陽啟閉有時，則無愆伏之沴，而不為雹災。考之於

理，殊為不然。雨雹未必皆因藏冰之過，為災亦不獨雨雹為甚。其雪霜風雨，一不得時，民受其害，自古然矣。申豐因雨雹之變，而述藏冰之禮，蓋聊有助於國典，未必盡四時之理云。

諤曰：春秋以皇不極而詳錄於災異也。今雨雹之作，陰陽不調之致，為災可知矣。且前年書時，而此月者，志其甚矣。

左氏曰卷五十二百六十八第七頁見前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先儒以春秋為進夷狄者，蓋由楚入春秋始稱荆。

次曰荆人楚人又曰楚子漸進之義緣此而為說
蓋不達夫子之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聖人於魯論之說賤之豈於春秋進之也哉且
聖人以周衰而諸侯不道傷而憫之遂載行事以
加筆削然楚自敗蔡稱荆而終於楚子云者楚雖
強暴而春秋稱之不過其舊爵也今會于申而序
楚子于諸侯之上者此諸侯同受制于荆楚也春
秋因錄之以譏在諸侯矣豈聖人之心實欲進之
邪君子之意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安有容一
強楚而主會諸侯乎何休所謂順楚而病中國深

得其旨

左氏曰見前何註見前何休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正發微

註卷五十三頁十八第廿頁

楚人執徐子

箋義曰楚子以疑罪執徐子則徐子無罪者也安
得以不道於其民告之哉設若楚人以為告是誣
諸侯也左氏安得反言貳而書之哉斯杜預率意
而妄解也公羊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蓋楚子求
諸侯諸侯會之者十有二國斯桓文之事也然其
會禮方畢且以疑罪執徐子於是君子惡夷狄之
強暴故不以伯討稱之也

諤曰楚於春秋與中國辭同者將以德諸侯之不

制也非所以伸之矣今為會而執徐子亦為不道

故從書人貶之左氏曰見前註見前杜卷五十三言六第廿二頁

秋七月楚子蔡候陳候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

諸侯受制於強楚春秋疾之而序于楚子之下也

今又從之伐吳甚矣故范氏謂謹而月之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繁露第一篇云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子何也曰

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

不得專討固已明也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

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

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弑其罪

皆宜死比乎此其法也云爾

箋義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也嗜酒而謀作

亂遂奔魯而遠吳吳人與之朱方楚子因伐吳而

討慶封慶封之罪當誅然不稱楚人執齊慶封殺之

者惡靈王之暴亂不與夷狄之專殺也故總見衆

國共執之文猶宋公楚子陳候蔡候鄭伯許男曹

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之類是也穀梁所謂不

與楚討近之矣若與楚討則當從宣十一年楚人

殺陳夏徵舒之例書曰楚人殺齊慶封蓋討陳之
夏氏莊王之賢也今殺齊之慶封靈王之暴也故
莊王賢得行中國伯討之義靈王暴不與夷狄之
專殺而以眾國皆為齊討之文則慶封之罪不為
不正矣穀梁知其細而不知其大故以為不與楚
討近之矣

新義曰春秋之義中國則中國之夷狄則夷狄之
言人雖夷狄近仁義則中國也人雖中國棄仁義
則夷狄也今楚子執齊慶封殺之是夷狄治夷狄
也楚本夷狄也中國為夷狄豈聖筆微旨哉故不

稱人以殺書執而殺之有力者勝也以兩下相殺
為文從夷狄也

諤曰春秋以其事在可以然者從而與之不可以
然者從而弗與之今齊慶封在吳楚子伐吳執而
殺之春秋序諸侯之伐吳而直曰執之不言楚子
之執者傳及諸儒皆以其不與楚得討也然則慶
封已在吳必曰齊慶封者此聖人志慶封乃齊國
之臣而楚得執之亦已甚矣是以不言楚子使若
諸侯自執之必繫之齊者所以甚其為齊之臣而
見執於楚也又曰楚之強暴春秋所以甚之也

今楚率諸侯伐吳不可矣又從而執齊之奔大夫
暴虐可知矣今遂滅賴斯亦不道之甚春秋以遂
起文不與楚得滅人之國不待貶而貶者也公左氏
穀梁傳及註各見前范註見前范寧註微旨趙氏
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
微
卷五十二百十八第卅三頁

九月取鄆

繁露隨本篇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國強而得
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討亂臣遂滅厲
魯得其威以滅鄆
新義曰前言莒滅之今復言取之者何鄆無嗣以

女之子為嗣故云滅也言鄆之宗祀已滅矣今書
取之者易也若使取無主之物也不曰滅而曰取
以志其所以非義也內取邑直書曰取見宣九年
左氏公羊曰各見前發微
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卷五十二百十八第卅九頁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箋義曰作三軍不正故曰舍中軍復正也而月者
惡三家卑公室也

集義曰按左傳言公之毀置皆由三家則是臣強
君弱亦內之所宜諱也禮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魯於諸侯不為大國軍旅之制固有其常襄十一年經不言建而言作作者譏其創置之辭也此不言毀而言舍善其復正之辭也然則經之筆削當從禮典而言之左氏但紀其實耳

諤曰軍旅之法天子諸侯之制周禮大司馬掌之固不可以易也春秋於襄十一年書作三軍是改作之名聖筆其以為譏也今舍中軍則魯為二軍矣據左氏又有四分公室之說則魯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於三家而交亂舊制安可謂復正復古乎作與舍其實皆譏之左氏曰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微新義曰同前卷五千二百九十九頁汪克寬纂疏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同襄二十一年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

微王發卷五千二百九十九頁

秋七月公至自晉

箋義曰月者危公得脫歸公如晉踰時而返據左

氏晉侯欲止公則公有危矣故月以危之左氏曰卷五千二百九十九頁見前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內夫帥師直書曰敗者自內敗之也左氏曰各
見前趙氏曰見前陸淳辯疑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卷五十二百九十九頁

秦伯卒

不名不日義同隱九年公羊曰卷五十二百九十九頁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子序諸侯之上前屢見左氏曰見前何卷五十二百九十九頁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此又不日者從何氏畧之義左氏曰見前何卷五十二百九十九頁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大夫出奔義見桓十五年左氏曰卷五十二百九十九頁

秋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何休註曰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卷五十二百九十九頁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候伐北燕

春秋於五世之間諸侯用兵或出其爵者非所以

與之蓋將別大夫之專也凡書皆譏之左氏曰卷五十二百九十九頁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新義曰與齊平者誰也齊及魯也暨者何上下相等之辭也曷不言來為公諱也為公諱者何與大夫平也三月叔孫婁如齊涖盟結此平也經杜曰其不以及會言之而暨齊云者何也曰茲又有以異之者也夫以齊之強而魯怨之苟焉不與之平而受之伐是棄魯也其必與之平可也
諤曰春秋書會及書暨皆與也據傳所解及者我欲之暨者不得已也是皆隨意原其實而為之辭爾今書暨齊平左氏則曰齊求之而穀梁曰自外

及內也如此則非我欲之故不言及矣然則及與暨者深淺輕重在其間亦所以別內外之意也
左氏公羊傳註及穀梁傳各見前纂例見前陸淳纂例
微旨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
微發 卷五千二百九十四頁

三月公如楚

春秋書內適外曰如皆譏之以其不朝於王而自相如也况如荆楚乎譏之甚矣
左氏曰 卷五千二百九十四頁 見前

叔孫婁如齊涖盟

見僖三年義穀梁曰 卷五千二百九十四頁 見前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曰此推日食之占脩變復之要也易曰懸象
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
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無咎於
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
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
棄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左氏曰見前何休註卷五十三百九十一第三頁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且公至三月適楚至此而返致之者以其出踰二
時也久於荆楚之國故月以危之左氏傳卷五十三百九十一第十九頁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箋義曰變其言陳者惡招不仁視其兄之子君之
貳若他國世子而輒殺之故重舉陳

諤曰聖人以尊尊親親為重也尊不尊親不親則
春秋得而譏之今招殺太子而書曰陳侯之弟者
所以志陳侯欲啟其弟而使偃師之被殺也亦以
罪招為人之弟而殺及乎世子其惡可知矣然再
出陳於世子偃師之上者明偃師當立故繫之以

國以重招之貶也。左氏穀梁傳各見前何註見前

行人下。陸淳微旨發微曰陸淳曰見後楚人執陳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事見子留奔鄭卷五十三百九十一第廿九頁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微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繁露仁義法篇見僖四年袁濤塗下

謂曰陳以骨肉相殘今楚執之而曰陳行人穀梁

所謂怨接於上也然曰楚人者不與楚之執也殺

之甚矣陳公子留書出奔者罪其失地矣。左氏穀

見前纂例曰見前楚人執陳行人干微師五十三百九十二卷下陸淳纂例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第三頁

秋蒐于紅

箋義曰前此四年魯舍中軍四分公室國之人民

土地盡屬三家故大蒐于紅以數軍實蓋三家擅

公命以興是後夫子惡其強盛公室遂卑故不言

大以黜三子耳

集義見桓六年大閱論

諤曰春秋詳錄蒐狩所以志其不時不禮者也餘

義見十一年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卷五十三百九十二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人重於稱國亦以惡之也左氏曰見前微旨陸淳曰見前陸淳集傳

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卷五千二百九十二第十三頁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奐

春秋凡書滅譏之也今楚滅陳而亦同中國之辭者且志陳所以起楚之滅也陳以骨肉相殘以致楚執其行人而滅其國陳雖不道春秋不與楚之強暴故日以警其惡春秋之法有兩書其惡者也蓋聖人筆削輕重之法矣且楚以強暴滅人之國

葬陳哀公

今執其公子而又放之是兩書其惡也既執公子招而放之又殺孔奐斯強脅之甚矣然公子招孔奐皆繫之陳者挈之國以甚楚之惡也左氏穀梁杜註見前杜預註微旨見前陸淳集卷五千二百九十二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第廿頁

胡氏曰孔子閔哀公之易嗣致為楚師所滅素不養賢而有輿嬖不能與國尚能葬君所以書葬者明表克之忠盡也

箋義曰九年夏四月陳火公羊亦曰存陳也以是而言哀公得書葬穀梁之義為正

諤曰會葬之義於此見不足據以為例故趙氏辯

而疑之左氏及註並見前殺陳孔與下傳何註見

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復尊發微卷五十二百九十三第廿三頁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箋義曰不與楚滅陳故止書葬哀公下書陳火今

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與宣十五年公

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之義同時楚子圍宋而未克

今會亦若陳之不滅云爾叔弓之往蓋朝楚也內

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為

文變之正也宋鄭衛之大夫亦朝楚也不書者外

相如聘非安危所繫例不書

新義曰春秋尊魯凡外大夫來言朝內適外言如

今叔弓不言如陳直書會楚子于陳者貶同外大

夫也楚夷狄也陳中國也夷狄治中國猶可言也

夷狄滅中國不可言也叔弓會楚子春秋外之也

一諤曰春秋之法內適外曰如今叔弓不言如而

言會者蓋楚子在陳若言如陳則是與楚子之有

陳也故變文言會而地陳矣然存陳之稱不使楚

得有之也左氏曰見前何休註卷五十二百九十三第廿三頁

許遷于夷

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于夷且許為諸
候不能固守其境土屢遷其邑春秋以為譏而詳
錄之皆以自遷為文以見其許之微弱不能自守
矣左氏曰見前范
註見前范甯註卷五千二百九十三第五頁
夏四月陳災

指掌異同篇云賈逵服虔取公穀為說言慙不與
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為國也釋曰不從之也
摘微曰聖人傷中國日削禮義埋喪不有救焉
吾其夷矣故罪楚存陳以扶頽壞權衡之設其此
之謂也

謂曰春秋詳錄日食及內災至若外災則或舉其
一二而已不出乎宋衛陳鄭也今經八年書陳滅
則此陳已滅矣然必曰陳災者不使楚得滅之也
且陳天子所封之地今錄其災不可不本其所封
而志之耳左氏公羊穀梁
疑見前陸淳辯疑卷五千二百九十三第十五頁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藥施來奔

大夫奔義見桓十五年左氏曰五千二百九十四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箋義曰三子伐莒而三卿並行是魯之政專出於

三家而公室弱矣然春秋詳而錄之以譏昭公不

能制命耳而且魯之出師一卿出伐則二卿當守

可矣今三卿並行春秋甚其伐人也故譏之曰左氏

前發微曰見前五千二百九十四
孫復尊王發微

戊子晉候彪卒

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謂曰此謹其逼之之義餘見

隱四年左氏傳註並見前五千二百九十四
范註見前范甯註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內適外曰如無異義左氏傳註見前范
註見前范甯註五千二百九十五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候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繁露仁義法篇見僖四年袁濤塗下

摘微曰楚子虔誘蔡候般殺之于申虔已滅陳又

殺蔡候書誘罪之若盜賊焉故名爵兩備以正名

也冬又滅之用其世子虔有其暴可知

本旨曰春秋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按楚子嘗

弑其君如教行義與般正似聖人原度本情非惡不義非為天下除逆實協姦凶肆貪而後動遂正書曰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候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有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言誘殺明非以正討罪且滅人國虐及其嗣無道甚矣矧前托討招而滅陳今復懷詐以蕪國雖古羿況暴橫將不過是春秋提其名以示後明鳩食蝮梟咏母乃天性驚毒非為除惡舉也

集義曰三傳皆非楚子生名之義昭矣范註尤詳

杜預以蔡大夫深怨而以名告者不亦遠乎

諤曰春秋以不正之辭加於人所以明誅罪之典也且楚夷狄也凡暴盛貪恠固嘗譏之今誘蔡候而殺之夫以夷狄而殺諸侯其罪甚大也聖人斥楚子而明之以起誅治之法矣然必曰誘者以詐召人之稱是以不正之辭加之也蔡候為守土之君而為楚所誘故亦名也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見前陸淳纂例

微旨見前陸淳微旨發微

五千三百九十五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箋義曰蒐于紅、夫子絀三家之說、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叔向以為國不忌君、君不顧親、故書曰大蒐。既惡三家復刺公也。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經社曰、春秋于魯五書其蒐、三書其狩、皆以譏不時不禮也。若紅之蒐不時也、若比蒲昌間之蒐既不時、又不禮、故加大以見失越常禮也。

諤曰、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是則四時之田、春謂之蒐也。春秋書者五、而大蒐者四、蓋以末世田獵之禮廢、列國僭恣、春秋錄其不時不禮者、因有所譏云爾。所謂大者、懲其僭恣也。而此比蒲之蒐、國有大喪、不禮明矣。因書以示貶。左氏公羊穀梁傳註各見前纂

例曰見前陸淳纂例發微五千二百九十五
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祲祥

大夫出盟、專之之義、前屢見矣。此書會而又曰盟

者、所以志盟會皆專在大夫矣。左氏傳註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

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
發微曰同前杜預注
五千二百九十六卷第三頁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春秋之作、仲尼傷王道之不振、而中國無紀、夷狄

雜擾而諸侯無法矣。是以聖筆所錄之事，楚夷狄而錄於諸侯之上，以志諸侯不攘正而反為之受制也。降杞國於微國之列，以志夏后之後不足成之，而反至於凌弱也。聖人之意，非實欲伸楚而抑杞也。蓋傷王道不興而託文爾。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

發微 卷第五頁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箋義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言其無道，以夷狄之衆強滅之也。雖滅之不與之滅也，故有存之之

辭

集義曰：蔡般弑君父在官，在官者皆得而殺之。春秋不正楚之殺般者，以其專利於己，以常文書之。當曰執蔡友而已。今言世子，猶經書鄭子忽歸于鄭，所以正其宜為君也。正其宜為君者，非所以善般而錄友也。蓋疾楚貪利而殺其二君也。度書名友書用，可以見經之意也。諤曰：楚之暴橫固不可道也。春秋嘗疾而責之，且以志諸侯不能驅正而反為楚所脅伐也。凡楚所以滅人之國，以強暴逼之者多矣。今以師滅蔡，既

可以罪之而又責世子以用之其惡尤甚故春秋
書滅書執以懲其惡也然蔡友必曰世子者亦以

志其為世子不能保守以失國政又曰以歸而重

之矣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例見前五十二百九十六卷
陸淳纂例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第十四頁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集義曰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此言齊納北燕

伯即疑可知也出奔書名史策之常也入而不名

者亦衛侯入于夷儀之比也公羊意雖以信史尊

經然於是發傳理亦迂濶何休徒見晉趙盾帥師

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故以款非犯父命釋之是亦

方枘而不通經之義例也

諤曰末世以諸侯而納諸侯者弗一春秋不與而

譏之況以大夫而納諸侯乎不正之甚也而又帥

師以納之其惡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及註各
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

王發
五十二百九十七卷第四頁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難辭也公之削弱事晉不暇今往至河晉辭
之公屢自返公之心實以為難也故以乃稱之左

日穀梁曰 五千二百九十七卷第十二頁
各見前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箋義曰入春秋秦楚吳戎夷也晉鄭滕杞中國也
秦楚吳來聘有慕中國禮義之心則進稱爵有大
夫滕杞本侯爵用夷禮則貶之稱子鄭從楚伐中

國十年不從晉至成三年則書曰鄭伐許狄之也
晉為盟主自昭四年楚靈王會申之後伐吳徐滅
陳蔡不能救之今反假道於鮮虞因其不備還而
伐之亦狄之也

集義曰春秋褒貶繫於一字其征伐之例稱將稱
師稱人稱國皆有其旨雖舊史之文詳畧不類其
有害於升黜者夫子必從而正之杜氏謂之闕文
恐非其實穀梁何註皆謂晉不綏諸侯而伐同姓
故以狄稱之於經為近文七年徐伐莒十年秦伐
晉與是同文而傳不發例者蓋貶晉之大則其他

可知矣

箋義曰春秋所以書晉伐鮮虞者狄之也噫周衰道喪吳楚夷狄之君反爭盟于中國晉鄭中國之侯伯反從夷狄之亂則中國之人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春秋安得不為之作而救之哉故孔子進吳楚黜滕杞狄晉鄭者疾亂之甚也

諤曰春秋之法滅同姓則名之若衛侯燬也其侵之伐之不得不一詳其事而加之筆削爾今晉為盟主不能救援中國鮮虞無罪而伐之又於晉為同姓爾穀梁謂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况同姓

乎故狄之左氏傳見前何註見前何休註穀梁傳見前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董仲舒繁露陸淳曰復尊王發微新義曰義同集議

十有三年春叔弓師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於乾谿

繁露五行順逆篇云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發淫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疲而叛是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太奢侈過禮民叛矣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也通例曰非弑而書弑懲臣子也

諤曰春秋不私乎善惡之文也雖然楚夷狄矣公
子比之事亦從而詳正之蓋楚嘗與中國交會交
伐繫春秋貶正之國也今公子比自晉言歸者但
從棄疾之召而弑逆之心未見故以其可歸之文
書之及其入楚楚靈殺而子比立是其有與弑君
之罪故春秋加殺以貶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仲舒繫露微旨曰見前陸淳集傳五十三卷十九頁
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從兩下相殺之辭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繫露
曰見前纂例啖氏趙氏曰並見前陸淳第五十三卷
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第十三頁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
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繫露隨本篇云昭公事楚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乱
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亦存亡榮辱之要也
箋義曰自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之後諸侯倦怠
不復為會而使大夫主盟致楚子蠻夷之衆侵陵
中國暴滅陳蔡晉人不能救之逮此二十五年方
聽叔向之計大合諸侯于平丘書曰同盟善晉侯
之復張中國也故公雖不與盟猶日以警之也范

甯以為反陳蔡之君非也。又曰反陳蔡者楚子
新即位欲矯靈王之失以安眾也非晉會諸侯所
能致也公不見與盟而不耻者本以虜初之成諸
侯皆貳自知德薄欲以威服之故大會十二國之
君加之以劉子甲車四千乘以示眾也聽邾莒之
讒不見魯侯不見魯侯而執其大夫于會以示威
也夫恃眾與威非霸者之事又叔向欲以無道行
之助南蒯子仲之叛以脅魯魯安得不聽其命哉
故夫子惡晉而與魯書曰公不與盟若公鄙晉不
與之盟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稱人以執非伯
討也公至自會非國惡不耻之也公羊以為遂亂
反陳蔡非也

新義曰此同盟不言諸侯者何同其不同也曷言
乎同其不同言諸侯則同其同不言諸侯則同其
不同也會盟信約中國同夷狄也擅權專制大夫
同諸侯也公何以不與盟政在三家朝廷之事社
稷之計安危成敗公不得而與聞也

集義曰上書盟下書陳侯蔡侯歸是楚懼諸侯復
陳蔡之子孫則平丘之會有力于二國也公羊以
不討棄疾責諸侯穀梁以歸陳蔡善諸侯春秋尊

中國賤夷狄二傳是非皆可知矣然則此盟為善則公不與盟非得意也其以會致亦內惡之諱者也經書如晉至河乃復者有五惟二十三年著有疾以明之餘皆譏內也此書公不與盟不可謂之無貶公羊以為不耻杜預以為非惡皆失之諤曰平丘之盟公不與盟而季孫見執此春秋所譏之大旨也先儒皆以惡晉為說而未明譏魯之義且魯公室弱而三桓強亦且久矣魯公怠棄國政專恣之事出于三桓之家今于此會晉雖聽節而公不與盟是由公怠棄之致也然書季孫之執

者所以見魯之政在季氏而宜乎見執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第五十三卷第四頁前孫復尊王發微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摘微曰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為楚所滅今得復國故稱以喜中國之舊且不言自楚歸楚不得預中國夷狄之也諤曰蔡與陳二國之君不能守社稷其失地可貶矣今歸國而春秋以歸稱之且歸者善辭也夫失國以善稱之者不與楚得暴滅之此聖人託其文

以見正中國之本意也是以不奪其爵明其當為
諸侯楚不可以暴殘之也故不言自楚不使夷狄
得專之若二國君自歸為文也左氏公羊穀梁曰
陸淳辨疑發微曰見卷五千三百一第五頁
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葬蔡靈公

箋義曰書葬蔡靈公者善楚子復陳蔡有興滅繼

絕之美也穀梁以為成諸侯之事非也

諤曰當從穀說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陸淳辨疑
前卷五千三百一第十頁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再如晉乃復詳而志之者以見晉強魯弱昭公

失政之甚畏晉而不知耻此聖人所以疾之也左

曰見卷五千三百一第十頁

吳滅州來

吳入春秋嘗狄之者以其專務侵滅其惡固可疾

之也自此之稱之若楚人楚子者亦以譏諸侯不

能制而啟之以貪暴非所以進之實所以懲之也

左氏曰見前何休曰見前何休
註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卷五千三百一十三頁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之致危之也危之而去族者聖筆之志有所

悼而誅罪之耳季氏不能輔佐其君嘗務借盛勢

凌于上春秋惡其執政久矣今晉人既執當誅之
殺之可也雖不以道執之亦可為魯討暴逆專政
之臣矣今不討而反使歸魯故致以危之去族以
明誅罪之法焉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發微卷五千三百二十七頁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同文十八年

左氏曰見前公羊註見前
何休註穀梁傳註並見前
卷五千三百二十七頁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同宣十八年楚子旅

卷五千三百二第二頁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本旨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非志也由籥入叔
弓卒去樂卒事為有禮故志之

謂曰春秋書有事蓋以起文而略之若僖八年有
事於太廟為用致夫人起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
為仲遂起也今有事武宮亦以叔弓卒而書之明
矣書之必有所譏焉何則此書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而三傳皆以為禮是其然乎若謂之合禮則

春秋常事不書也故發微明之為羽籥既陳雖有
卿佐之喪不可廢也又按春秋之文籥入在叔弓
卒之上則羽籥既陳而不可以卒事矣左氏曰各
見前啖氏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卷五千三百二第五頁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之暴伐同姓前既貶而狄之今不復貶者會平
丘之後陳蔡之君已歸國今荀吳之伐則以專伐
之罪而可貶之故不復以伐同姓為議也左氏曰
卷五千三百二

冬公如晉

春秋之外雖內適外曰如然於此益見魯之削弱
不足道也且公嘗事晉不暇平丘之盟公不與而
大夫見執則晉之於魯辱之甚矣公不以是為耻
而今往如之故詳錄以示義左氏曰
卷五千三百二第五頁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春秋之賤夷狄信矣且十一年楚子誘蔡侯稱名
而此誘蠻子直曰楚子者蓋蔡侯中國之侯不使
得誘之也而蠻子亦夷狄之類但志其自相誘殺

不復名之此春秋尊中夏之大旨也左氏公羊曰各見前穀梁

註見前范甯註纂例見前陸淳纂卷五千三百三第廿頁

夏公至自晉

公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以危之杜注見前五千三百三卷十三頁杜預注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氏曰季平子如晉葬晉昭公

諤曰以魯之懼晉甚矣且公如晉踰年而返今又

卿往會葬亦以志魯奉晉而不奉於周也五千三百三卷十六頁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夷狄錯居中夏諸侯未有攘而驅之今晉師之滅

陸渾氏左氏之說雖以其貳楚然亦可志其滅之

也且陸渾遷于伊維之州久矣晉不即除之至此

與楚爭強然後滅之春秋亦志之以見其實也左氏

曰見前范注見前范甯注

冬有星孛于大辰

新義曰春秋記災異非廣記備言而已實時事必
然之應也。大辰大火。周木德。火將王。木將焚。掃舊
布新之象。天人之際。此其見乎。

諤曰。末世皇不極。而天譴見。此星孛之義。蓋孛彗

濫。大辰則為變異。可知矣。餘同文十四年入北斗

義。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五千三百三卷四頁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穀梁於此以進楚子言之。然春秋豈有進夷狄之

本意邪。楚於春秋稱人以甚其貪暴久矣。今及吳

戰于長岸。春秋錄之。公羊以為敵也。且吳楚爭強

交亂。若是諸侯無能制之。可乎。左氏公羊穀梁卷五千三百四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春秋之於災異。內則詳而錄之外。則或舉其一。或

書其二。或以隣國。或赴告所及。擇其甚者而志之。

爾。今宋衛陳鄭四國並災。則為災甚矣。是以春秋

不得不詳書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卷五千三百四頁

六月邾人入郟

入者以兵入也。惡之矣。左氏曰見前發微見卷五千三百四

秋葬曹平公

不月者曹於春秋略之 卷五千三百四十九頁

冬許遷于白羽

許不安守其土屢遷其邑見上解之左氏曰卷五千三百四十九頁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繁露玉栝篇見宣二年趙盾下

折衷曰春秋不親弑君以弑君之罪書者多矣盾以不討賊而書比以脅兵而書子家以不武而書陳乞以逆陽生而書止以不嘗藥而書皆聖人以大義責之也止則子也買則父也藥之有毒而子

進之飲而致死非弑而何左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藥物可也不然臣於君有親踈焉有國士待之者

有衆人待之者不一其寵也斯止與買父也亦君

也不可以親踈言之也不可以國士衆人言之也

苟舍藥物則孰嘗不舍周文王為太子侍疾膳宰

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禮曰親有疾

飲藥子必先嘗之公穀得其旨杜之短

旨要曰趙盾諫而不入許止醫而致死忠孝獲罪

乃陷大戮此夫子所以振起名教大為之防此皆

發潛德於幽昧戮僭賊於未萌常史之所不能故

曰仲尼之志也

集義曰三傳之意皆以止不嘗藥而獲弒父名左傳事君舍藥者義不在於止蓋通乎為臣之法也且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此禮典之文也然而君之於臣任有輕重恩有淺深此言舍藥物者得不謂止以父子之親猶獲罪於筆削則為臣不親於子者當遠嫌而自懼也文王世子曰膳宰之饌必恭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杜預不達傳義反謂止當舍藥失之遠矣

諤曰穀梁以春秋於趙盾見忠臣之志於許世子

見孝子之至且忠與孝國家之大節也春秋不得不謹之按傳及諸儒皆以趙盾不討賊而許止不嘗藥然則趙盾許止非親弒歟且晉君非特趙穿之欲弒許買非特不嘗藥也原趙盾以執政為心許止以繼立為志則二人與于弒逆名不待貶而著也此春秋從而錄之以示懲爾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微旨

見前陸淳集傳微旨指掌卷五十三四頁

釋例曰見前孔穎達正義

巳邠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繁露玉柘篇云。賊未討。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而
言葬也。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辯當。故殺亦非
不當罪也。貫比而論。不當誅之。

諤曰。先儒皆以許悼公書葬。趙盾復見。以為弑君
非許。止趙盾之實。蓋謂此也。雖然。賊不討。與復見
出於傳例。然考之前後之經。亦不一類矣。然則復
見書葬之義。頗亦可據。若趙盾復見者。本以志大
夫之專伐也。許買書葬者。以明諸侯之正卒也。傳
因以明趙盾許止之實。故聖人書之。以其志隣乎
弑。而變趙穿及不嘗藥之說耳。公羊穀梁
曰各見前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春秋詳錄於人。以示不私於萬世。今曹公孫在鄆
之邑。出奔於宋。目公孫會為曹之公族。而擅自其
邑。播越出奔。其罪有甚矣。春秋志其所自。以譏之。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曰見前。陸淳
辯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

纂例陸淳曰。稱盜者。目罪人之賤者也。

諤曰。所謂盜者。賤之之稱也。如盜之殺耳。然稱盜
以殺者。譏在衛侯也。衛侯不能別處貴賤。而使得

以殺其母兄亦不可也繫不能自愛以卑近於下而見殺故名以斥之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春秋之法書出奔所以罪其失地也書入以惡入也叛者叛逆之通稱耳此三人者宋雖不能誅之聖人所以追治之亦宜矣且夫為人之臣而不

能竭力事國反播越失地固可罪也今若見納而返國春秋尚曰不可况據邑以為叛乎是以先書入以惡之又斥言其叛以見其罪且以志宋不以禮制其臣使至于叛也

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箋義曰時者惡朱之奔讎國也穀梁謂朱為東國

非左氏穀梁第卷三百六卷第廿九頁

公如晉至河乃復

箋義曰、晉為盟主、魯侯以時朝之、而晉以兵事、輒

拒退魯侯、非禮也、故詳錄以惡之、

諤曰、同襄九年義、

左傳曰、公如晉、及河、晉將伐鮮虞、故辭、公第五十三百六卷第四十一頁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此三臣者、入南里以叛宋、固為罪矣、當時不能討

之、使得出奔以自恣、此王法之所不容也、今又即

從於楚、其惡甚矣、故春秋書自宋南里、以志宋不

能討也、書出奔以甚其罪焉、左氏曰、見前、公羊註、見前、何休註、穀梁曰、

見前、趙氏曰、見前、陸淳辨疑、卷五十三百七第五頁

大蒐于昌間

見十一年義、穀梁曰、卷五十三百七第七頁、見前

夏四月己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總論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此年叔

鞅如京師葬景王、孔子書之者、譏魯不會葬而使

大夫以往也、杜預稱卿共葬事為禮、其何妄哉、

諤曰、末世諸侯驕蹇、不奉王室、是以桓文之年、天

王求車求金於魯者、春秋皆詳而志之、以譏諸侯

不供職貢，又不曾葬，故平惠之葬，所以畧而不書也。至若叔孫得臣、叔鞅如京師葬，而反見其經者，聖人特有其旨，且諸侯不奉王室久矣，而魯大夫之往，獨以為譏者，因以明諸侯既矯蹇不恭，可謂甚矣。若魯者，不能躬往，而使大夫會葬，非禮明矣。聖筆所以惡之，以明周之衰弱也。

范註見前卷五十三頁第十三頁
范寧註

王室亂

摘微曰：書王室亂大矣。夫子之旨，罪藩維之深，時吳楚夷狄交亂，中國周之列國滅亡不暇。景王崩，朝廷立君，不以正公，卿交惡，文武之緒幾絕，齊晉

魯衛，但外事夷狄，王室顛危，無憂恤，勤王之舉，周天下之所繫，而內外若是，故書王室亂，以罪諸侯。又且明時無伯主，無人平定王室，致使然也。

胡氏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右之道也。十五年，太子壽卒，至此八年，不更立者，有母弟故也。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子朝、景王長庶子也，有二弟當立而已，不當立，故劉蚩惡其欲立之言，以為亂也。夫嫡庶既明，曲直自曉，王崩則猛立，既葬則朝亂，書曰：王室亂，實譏之也。又憫之也。譏之者，周室東遷，諸侯

僭暴自平至景二百年矣天下擾擾周不能定春秋實譏之也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禮樂征伐不能有德禮刑政不能修蒼生嗷嗷若墜于鼎孔子長於靈景目覩其事力不能救心徒自傷非傷也實憫之也故春秋之文為斯而作矣杜預以為承叔鞅之言而書之豈不誣哉

索隱曰魯莊公二十年京師有子頹之亂而惠王處于櫟僖公二十四年有子帶之亂而襄王居于鄭春秋皆不書亂昭二十二年有子朝之亂王猛居于皇經書曰王室亂敢問彼不書亂而此書何

其不同也曰惠王襄王承周室之衰弱不幸而亂且出君子朝之亂則景王為之所以自亂也宜乎春秋之書異焉昭公十五年太子壽卒景王立王子猛既而又欲立子朝是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不亂者無有也賤社稷之本啟禍亂之源莫此為大故身死而嗣子未定子朝與百工之喪職者及靈景之族以作亂而王猛出居于皇逮恭王即位忿爭戰鬪五年而始定然則王室之亂非子朝亂之景王自亂也書曰王室亂言其自亂也梁亡自

亡也。新義見下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卷五千三百七第十頁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通例曰、二子奉王、正也、以王、非正也、奉王為正者、何、不名二子、則為正矣、以王非正者何、劉單欲奉猛而諸世卿不肯也、居于皇、明失國也、
箋義曰、王猛嗣位、劉子單子為之卿佐、不能致君以道、親睦九族、反殺賓孟、以起子朝之亂、復遷天子居于外邑、故書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蓋言劉單首惡罪當誅也、王猛方居諒闇、事由二子、故不全責之、與襄王出居于鄭之文異也、然云以

居于皇亦譏之矣

新義曰、天子之居曰京師、衆大之稱也、此言王室亂者何室者家之內也、東周將亡、諸侯叛去、恩德無所及、威信無所施、變京師稱王室、加以喪亂、憫傷天子卑弱孤危、所居同匹夫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此起聖人制作之意也、

集義曰、先儒言景王太子壽卒、命猛代之、杜預亦以猛為次正、然則猛之不稱天王而名者、喪未踰年、亂中即位矣、禮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亦

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此據王與諸侯之所自稱也其在史冊之文但一
年不可以二君曠年不可以無君故未踰年則謂
之子若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踰年則皆謂
之君若書晉弑其君卓是也諸侯在喪可以繫國
以言子若經書齊子宋子之類者多矣王不可下
同于諸侯設繫周而言則與夫列國也無異存子
而言則與夫非君者同號然則王猛者喪未踰年
之稱也於其卒曰王子猛所以正之也春秋王子
無書卒之例謂之王子猛不嫌其為非君也二傳

見猛王而名之因以篡以嬖而為說恐非其義
諤曰東周微弱黍離所以降矣黍雖既降而春秋
筆削之法亦有以夷之列國也子猛之於平王數
世矣教益衰替是以卿士執政亂而出居春秋言
列子單子之以者進退由二子也所謂以者不宜
以也必曰居者以志非其所居也必加王者明其
為周王之嗣而不能紹正其位矣左氏曰見前王
梁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
微辨要曰見前王室亂下程瑞李辨疑
卷五十三第七第廿六頁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箋義曰晉師納王而書列單以王入者以者不以

者也入者自皇而入之疎明非國送蓋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然居于皇非其所也故入于王城反諸正也劉單以王而入復以王而入叔在劉單也且見王室之亂不書晉師納王者晉雖盟主諸侯失國納之可也天子之尊義不可由盟主納之所以不書納也故晉文公送襄王于王城晉荀躒納敬王于城周皆不書義與此同

索隱曰王猛曰入者罪景王立子不能立使子朝爭正立而猛不得立以亂王室也諤曰春秋之於子猛必曰以王猛者是時子朝之

亂子猛當嗣也子朝子猛之出入由乎劉單二臣此春秋書以而譏之何則子猛當嗣而以惡入言之蓋疾其不能嗣守其正且以至自皇而返也左氏曰見前王室亂下公羊穀梁曰各卷五千三百七第廿三頁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冬十月王子猛卒
胡氏曰周王庚子卒皆不書今書其文頗似庚子文同義異亦深旨焉生則書王明寔為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遂比諸侯之書卒明年經書尹子立王子朝者直書尹氏立王子無異義也聖人之筆豈不詳哉杜預謂未即位而書

名又不言崩、不詳仲尼之旨也
索隱曰：王子猛卒，與王子虎不當卒者之卒，均稱
之何也？曰：於居于皇，於入于王城，見猛之正而當
立也。復書曰：王子猛者，罪景王亂典禮而危宗社
也。繼先王之統，不能慎微，正本以防後世，事之
亂既立，已猛又弗能定其位，大亂王室，幾於滅也。
使子猛避亂奔走，而不遑即位，故以未即位之王
子書之也。

諤曰：猛得入為王，立未踰年卒，而書子書卒，不崩
不葬，皆發微論之。左氏云：見陸淳纂例，發微曰：見

前孫復尊 卷五十三頁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內大夫若仲孫遯，孫弓之稱，日卒之正也。卒音之頁。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纂例曰：責伐邾也。伐邾非叔孫之罪，且是使人故
稱行人也。

諤曰：按傳例，稱行人以事執也。叔孫婼以邾愬之
而見執，晉人執之，不以其罪，故稱人以貶之也。必

言我所以別魯而斥訊之五千三百六之六頁

晉人圍郊

子朝之亂晉助周討之可也然以人稱之者京師為衆大之居天子之所都諸侯朝觀職貢之至則是其常禮也豈可以下國之兵而至王郊乎原其理而推之道則為惡也是以人晉而言圍郊者不使晉得伐於周也故從郊以言之示聖人之意亦所不與也書圍甚之矣左氏公羊曰各見前辨疑見前陸淳辨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集義曰二十一年書蔡侯出奔楚此年書蔡侯東

國卒于楚書奔而名左氏公羊皆作朱惟穀梁謂之東爾是則穀梁謂奔楚卒楚為一人而二傳以為二也按經二十年書蔡侯廬卒次來書朱出奔其下朱無歸入卒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寔此卒楚之東國似為奔楚之朱也左氏言東國之篡朱始末詳倫然義與經違恐非其寔

諤曰諸侯曰卒正也蔡侯不曰惡之也惡之者東國為一國之君而身卒于外又以諸侯而終於刑楚之國而待貶而惡自見也聖筆所以不從正卒之例而書之何林謂惡其與楚詳其義矣前何休

註范註見
前范審註
五千三百六十三頁

秋七月莒子庚於來奔

同桓十五年義見前曰
五千三百六十三頁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子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摘微曰吳以夷狄敗中國之師又殺其君故書滅

以存中國若自滅非預終於吳也

規過曰不書楚諱敗不告非不戰也

箋義曰上六國皆楚之與國然陳蔡許本中國也

今序頓胡沈之下者不使中國先夷狄而敗若云

夷敗於夷然後中國之師從之而敗耳楚師大奔

不書楚者不與六國之師為楚而敗若六國相率

自救其患然大抵譏王室亂莫肯救六國反為楚

而致力殞身故書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疾

亂也

集義曰凡例國之敗稱其師若泓之戰書宋師敗

績殺之役書敗秦師是也在夷狄則不然若晉人

敗狄于箕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則不可以師言也

此蔡陳許中國也而與夷狄同文公羊之義其近

經乎

諤曰春秋於韓之戰言秦伯獲晉侯而於此書胡
子髡沈子逞滅作傳者因而為例謂國君生日獲
死其位曰滅也且聖人筆削之旨必有以示義豈
物以生死為說哉且晉侯以背賂而秦伐之二國
交戰而晉侯獲故直書獲以譏之今胡沈二君與
頗蔡陳許之師以楚之故而及吳戰甚不可與也
然胡沈之君以自滅為文者不使夷狄得勝之也
而陳夏鬻言獲者以別君臣之辭亦不使吳得獲
之也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纂既啖子曰見前
微曰見前孫五十三百八廿五頁
復尊王發微

天王居于狄家尹氏立王子朝

通例曰世卿專恣為亂逐敬王而立子朝立者不
宜立者也

集義見隱元年歸贈論

新義曰春秋不書天子即位天子即位當改元年
繼體此言立者傷東周將止天下大亂天子廢立
由權臣也

諤曰春秋詳錄其始所以起其終也且隱四年書
尹氏卒以志其為世卿於國也立此立王子朝以
專權怙政春秋不得不詳而貶之所謂立者不宜

立也。隱四年書衛人立晉諸儒論之以立為不正之辭也。凡君之立春秋以其常事不書耳。苟反國則曰歸。曰入曰復歸。復入以善惡之辭而輕重之。此聖人筆削之大旨。今王子朝不當立而止務篡奪由尹氏啓之故也。是以斥言尹氏之立以罪之。
杜註見前杜預註何註見前何休註穀梁曰見前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八月乙未地震
五千三百八十五頁

同文九年義。左氏曰及註見前 五千三百八十四頁

冬公如晉至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

媯至自晉

致者危之也。復去族以貶之。惡其奉命如晉而見

執矣。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發微 卷五千三百九十五頁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諸侯曰卒也。杞稱伯削弱耳。卷五千三百九十八頁

冬吳滅巢

吳暴滅之事亦詳錄之者且以志諸侯之削弱也

左氏曰及 卷五千三百九十九頁

癸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有鸛鶴來巢

新義曰鸛鶴不能自營巢穴故所居無常遇他禽

之巢則巢遇他禽之穴則穴象昭公出奔魯國為

季氏所有在外七年齊不容晉不受狐羈危急無

依倚棲集之地卒死乾侯

諤曰國有不常之物不召而至者非為詳即為異

也鸛鶴之鳥非魯界所有則在魯為非常也故書

曰有者未嘗有也來者自外至魯之文矣所謂巢

者鳥所居之稱穀梁及註列向之言但見經言巢

而云此鳥去穴而巢也蓋春秋之文在人曰居而

於鳥曰巢故以來巢為文亦不可曲求其義然則

此鸛鶴之異是以警昭公之失政也先儒以季氏

明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指掌異曰篇見前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折衷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曷以書之蓋季辛又

雩也亦猶書正月烝正也五月復烝不正也五月

卷五十三頁九

然不正書正以譏不正斯上辛大雩正也季辛又
雩早甚也書正以明其早甚復雩也穀梁謂有辭繼
之辭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杜得其旨
集義取陳岳論見上

謂曰公羊以春秋定哀多微辭緣此而起也經書
又雩而傳以為聚衆逐季氏蓋其見下有公孫如
齊之文而先以此說附會之也且僮實逐之則經
當明書之以示義此但書上辛季辛則志其失禮
且郊有上辛之卜不聞乎雩有上辛下辛之祭故
左氏曰釋早甚矣諸儒解之皆不取公羊逐季氏

之說左氏公羊穀梁曰及註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指掌異同篇見前孔穎達正義辨疑卷五十三第二頁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陪臣執國命王世矣
噫魯自文公之後宣公篡立而政在天夫公室弱
而主桓強至宣公之末公孫歸父欲去之請于齊
未復命而宣公薨家父見逐然則魯之患王桓既
已久矣是以魯政常出於季氏而公室日削昭公
之立抑又庸暗而季氏浸盛不已今諸大夫欲去
之伐之而公自孫則室公室之弱固然也且遜道

也公為一國之君不能守社稷而自遁於外外為
言次則其失國為甚矣齊侯唁之亦可譏夫魯公
失政固當罪也齊為鄰國不能援魯使之歸國雖
曰唁之祇無益矣故離其事以明譏之左氏公羊
穀梁曰各
見前趙氏曰見前陸淳纂例并陸淳
辨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卷五十三頁第十四頁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不與小歛之說於此不攻而自破左氏曰
卷五十三頁第十四頁
十有一月己亥公宋佐卒于曲棘

外諸侯日卒正也今宋公卒于外何以日之乎据
左氏宋公為公如晉則宋公無惡也是以卒于封

內而以日卒之錄之從乎正也然亦地之以志其
不在國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發
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卷五十三頁第十四頁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內取邑直曰取也斥言齊侯以志其專取鄰國之
邑左氏公羊穀
梁曰各見前
規過指掌釋曰並
見孔穎達正義
卷五十三頁第十四頁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癸未元公
三月公自至齊居于鄆

春秋凡公行致之危也致之又月之甚矣昭公不
道不能守國而見逐故可危之也是以月而致之
既錄其致而又言居于鄆明其未返國也左氏之

夏公圍成

傳於前釋書至之義謂告于廟則書今昭公書至而居于鄆斯未入國曷為告廟乎由此言之春秋凡書致危之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及註各見五年三百十一卷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三頁

折衷曰春秋惟興師動衆悉書之敗亦書勝亦書內外無遺侵伐則言侵伐戰圍則言戰圍皆記其寔譏刺不在侵伐戰圍在序其爵位絀其名民而已何休謂書以惡公嫌公不以文德來之吁苟如是竟十二公宜悉責以文德昌有於戰伐哉下謂邑不言圍苟如是則隱五年曷以書宋人伐鄭圍

長葛僖二十一年曷以書齊伐宋圍緡斯杜以類例而得旨

箋義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伐成善伐叛也反感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宋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公圍成者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且惡季孫以臣距君若公自得師宋克圍成也穀梁所云大公者謂崇大其事蓋此意也戰于炊鼻不書者諱國惡諤曰春秋之世諸侯伐人之國圍人之邑專用兵

之事皆詳錄以譏之也未見以兵自圍其國之邑者也昭公不道陪臣執命而昭公見逐出次于外齊侯納之不克返國齊師從公圍成春秋直云公圍之者且明成為魯邑而公自圍之失政可知也

左氏穀梁曰及註各見前公羊註見前

五年三百一十卷十三頁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盟于鄆陵

新義曰此公會何以不言及曰及者上及下也尊及卑也今公失國在外自下自卑示不為諸侯所尊上及公盟日此不日何時諸侯相與約納公不日者言必不遂其所納也

謂曰昭公庸弱政由季氏不克有國以見逐齊師納之又不見反今又會四國之君謀納于已是亦不自恥也是以春秋詳而書之且春秋書天王居于狄家王子猛居于室且以志天王之失政而伊氏專之也今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會于鄆陵亦以志國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

左氏曰見前何註見前何休註發微

曰見前孫復

五年三百一十卷十三頁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日卒同楚子旅義

左氏曰五年三百一十卷廿二頁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折衷曰西周者昔鎬京也故曰武王居鎬東周者昔洛陽也故曰成王營洛邑其實未居之第有東西二都若今東西二京也至幽王為犬戎所侵故平王東遷矣斯則正東周西周矣子朝之亂非謂東周西周謂東王西王矣何者敬王辟子朝之亂居于狄泉狄泉在東故周人謂之西王非易其名非顯乎史策也蓋周人以一時之所居而呼之中以謂王猛自蹕西周故天下因以為成周誤矣所謂周者即洛邑也成者大也若曰成陽之類斯

上得其旨

通例曰王城者天子之宮也前言入于王城明未得國此言入于成周明復國也復國何以不稱歸示非國遜也因狄泉故稱入

集議曰二十二年經書王猛入于王城王城即成周也成周即東周也春秋別君臣之嫌必謹其稱謂王猛立而未即成故繫言而言王城若猛之未得專而有之也此天王既正位於外則成周之主也故其入則不復繫于王而但曰成周爾亦猶諸侯之入與復歸必書其國也公羊誤以王猛為篡

而謂上之王城為西周失之

新義曰王者適諸侯無出入之文此書入者夷諸

侯而等列國也書天王入于成周春秋外之也外

之者何係乎天而絕于人也

索隱曰晉人納王之善則無一言以及之何也曰

罪晉不臣而哀周之微也晉為同姓之大國王爵

之侯也嗣文之職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

弭朝廷之亂而安定之以盡臣節二十三年一圍

郊而亟還坐視成敗凡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

情責寔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見其納王之功以

善之則藏奸觀譽不忠不臣者勝矣故聖人晦而

不書經書天王則正可知矣曰入者以其自狄泉

而入歟曰非也哀東周之日衰志敬王之失正故

以入為文言天王微弱如諸侯不正者入其國云

耳左氏曰見前及後王子朝奔楚下公羊穀五十三卷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纂例陸淳曰王子朝尹氏以者能制之也餘義見

襄三十年

通例曰世卿為亂臣相以故復書尹氏而不名毛

召以者不宜以也雖臣子可以相以而不宜以子

朝者為亂故也。亂者當誅，不宜以奔。

箋義曰：子朝天子之子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

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教導，故書曰：尹氏召。

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斥子朝之罪。

由三子所志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

楚者，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人咸服也。若依舊史。

先書子朝奔楚，後書王入成周，則春秋豈得謂之。

撥亂之書。

諤曰：聖人以周衰，春秋詳錄其事，至此益見傷悼。

之且入者，惡入也。以者不以宜也。今上書天王之。

入而此言以者，志王之在外，而疾臣之專矣。左氏

曰：見前發微曰：見五千三百十二卷十六頁。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自二十五年五月失政在外，春秋年首必出。

公以志其所在，而謹歲之始也。今春公如齊反止。

居鄆，猶不反國，故詳而志之。左氏穀梁卷五千三百十三

夏四月，吳誡其君僚。重出見下

此處當接下頁寫誤字二十三行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繁露玉英篇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

秋禍之吳王僚也

諤曰吳夷狄直稱吳爾春秋錄其弑君之事同楚

世子商臣義

左氏傳見前何休註卷五十三百二十三第九頁

楚殺其大夫卻宛

同得臣義

左氏傳前見卷五十三百二十三第十七頁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大夫專主盟會雖自文公以來久矣然此據左氏

之事乃是命成周納魯而會其事甚大豈可使大
夫會之乎故斥言其人以示訛

左氏曰卷五十三第廿頁見前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折衷曰邾大夫來奔多矣皆以無命卿其所書者
各有其旨書庶其年夷者亦以懲之俱非以命而
書稽之經例大國皆書大夫小國不書大國所以
書有命卿也小國不書者無命卿也其或戰伐盟
會小國之君苟不自行則必曰人或第書曰邾大
夫而不名不氏斯書邾快苟曰以命卿而書則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邾豈獨快為命卿耶豈諸盟
會戰皆不使命卿歟苟曰以近而書小國近者多
矣而獨書曰快耶亦春秋唯懲勸之務奚遠近之有
悉未見其得稽其旨小國無命卿以其來奔不書
不可也不名不可也不書曷以記其來不名曷以
知其寔故去族以別之斯穀梁得其旨

諤曰大夫來奔則名之直曰邾快者若莒慶之義

杜註見前杜預註公羊曰卷五十三第廿五頁見前徐邈註見前范甯註

公如齊

自鄆如齊 卷五十三第廿七頁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在外春秋必致其所在者以千乘之君失國于

外必詳志之

左氏穀梁曰及注各見前公羊註見前何休註辯疑趙氏曰見前陸淳辯

疑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卷五千三百二十四第三頁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滕不月畧之

卷五千三百二十四第五頁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預曰以乾侯重不得見晉侯故何休曰不致以

晉者見不容于晉未重晉

素隱見三十年乾侯下

諤曰昭公不道不能克有魯國以致臣逐在外如

齊而齊不克納之如晉而晉不容受之以齊納之

至于圍成而止往晉許之至于乾侯而不克受也

由此見公之暗懦雖求二大國以為援而二國輕

之適益見恥也

杜註見前杜預註何註見前何休註

卷五千三百十五第五頁

齊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折衷曰公以二十五年以季氏之難出遜于齊齊侯以于社待之公不受二十六年公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公兩如齊皆自復居于鄆二十八年以齊不足倚乃如晉次于乾侯晉侯不禮使公復于境而後逆自其徑造于乾侯也至是自乾侯居于鄆故齊侯使高張來唁苟曰唁公不得入于魯公是行自乾侯于居鄆非謀于入魯也苟曰以善而書齊無德于公亦何善之有是唁其晉不見受辱于乾侯也杜得其旨

索隱見荀躒下

諤曰齊侯親唁公春秋猶不與之况使臣唁之乎且齊為魯隣國雖昭公不道而失政齊侯當為魯討正之而使公得反國是隣國之好也既不能如是反屢欲唁之非禮之寔也斥書以示譏左氏曰見公如晉次于乾侯

前何註見前何休註穀梁曰五千三百十五卷第三頁見前纂例見前陸溥纂例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內大夫卒若仲遂之云五千三百十五卷第九頁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衆所曰春秋有非義例所拘者則特异其文如齊人殲于遂鄭伯棄其師梁亡鄆潰是也斯鄆潰者非公既不能有其國又不能保其邑而致邑人離叛故以人逃其上之文書之斯懲勸之大者杜得其旨

諤曰昭公失政固可罪之且失國居鄆不能苟居其邑以致衆潰豈可處有一國為民之主乎斯庸暗之不如也且在國而國逐之居邑潰之不待貶而國逐之居邑而邑潰之不待貶而自見也公羊

曰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五千三百十五卷第廿頁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纂例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不書故每歲首皆書所在

折衷曰公以逐季氏反為季氏所逐自二十五年不朝政于廟矣故二十五年書公孫于齊自齊之朝侯自乾侯居鄆復居乾侯二十七年居鄆故每歲首不釋不朝正于廟者蓋掩公之行止常若在國然也至是鄆既潰齊不受晉不助子家之謀不聽內外棄之以是公之行止非可掩塞乃每

歲首書公所在以彰其不朝于廟以非之也故
是年正月書公在乾侯三十年三十二年正月皆書
公在乾侯斯年十二月書公薨在乾侯矣杜得其
旨

索隱曰季氏專魯也久矣逮意如逐君專國汨
三綱賊五常人臣惡逆之甚也春秋不明書其所
逐君而戒萬世何謂也曰內諱也隱也桓也閔也
弑且不書其弑者皆以薨况逐而出之者乎故昭
公之出也書曰公孫于齊又曰次于陽州又曰居
于郕則其諱可見也春秋者所以明微而撻

亂也為臣之主為民之君臣民之所恃而安者也
不能正叔綱修禮義永宗社承基緒以自光大而
反為臣民惡而逐之不誅之獨深錄之獨詳則何
以戒萬世為人君者乎錄之詳誅之深則後之君
人者警且惧矣

諤曰年必書公在者昭公一國之君不可不志其
所有也且明一國之政所係而公不及國矣左氏

注並見前指掌異同
見前孔穎達正義

五年三言十五卷第廿頁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于春秋與楚交敵今以兵伐徐其暴惡可知矣

徐日子而名之者著其不能守國而出奔左氏曰見前范

註見前范審註纂例 五千三百十六卷第九頁 啖子曰見前陸博纂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索隱曰魯昭公出奔齊侯唁公于野井又使高張

來唁于鄆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春秋一皆書

之豈為區區弔唁之禮及諸侯不得入而書焉曰

然則聖人三書之者何也曰罪齊晉而哀天下微

弱之甚者也季孫意如逐君專國惡逆之大者也

齊晉大國也晉同姓也齊鄰國也世為牧伯主諸

侯之盟討而平之反掌矣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

公徒以屑屑之禮問之唁之又齊會公于鄆陵而

受貨晉使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皆從逐濟亂罪

之甚者也故聖人因其唁公而書之者三所以誅

其從亂臣而不能平魯之亂也

諤曰季氏專政逐君于外其意不容誅也晉為伯

者之後既不能討之又不當使鄉會之此春秋所

以甚而譏之也左氏曰見前何註見前何休註與

為會書曰立意不如會荀躒者見前胡安國于國通此
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
不待貶而罪惡見者也五千三百十六卷第十五頁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索隱見上

謂曰晉雖伯者之後其權固不足與也何則魯之
政專於季氏久矣公出居于鄆五載矣晉不能納
之又使荀躒會季氏于適歷雖曰責之是晉之權
不足道也既不能制季氏而納昭公唁之亦可益

乎

左氏穀梁曰各見前纂
例曰見前陸淳纂例

五千三百十七卷第三頁

秋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奉而行之此古之制也且
諸侯年首必有以奉天子之正朔或告朔班政以
令一國之民俾知教命之出也今昭公見逐在外
七載魯之政令何所稟乎蓋由季氏專政而逐君
故也春秋不與之故每歲志公之所在以謹其一
歲之始必繫公于正月明政當出于公不可出于

季氏曰以示義矣

左氏見前杜

五千三百十七卷第十八頁

取闕

昭公之危弱甚矣為一國之君凡封內之地皆君
所有也不道而見逐出居于外國為季氏所批今
公在乾侯而取闕之邑春秋書曰取如自內取外
之辭者志公在外得邑於季氏猶取而然後得也
杜註見前杜預註公羊曰見前指
掌異同篇云見前孔穎達正義
五千三百七十七卷第十九頁

夏吳伐越

春秋之於吳楚凡所以暴滅之事皆志之今吳伐

越故詳書之

左氏曰五千三百七十七卷第二頁
見前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春秋之世上陵下替固已甚矣諸侯及其大夫專
之之事春秋從而志之示聖人之筆削有以不與
也桓文之際有以諸侯而封諸侯者若城邢城衛
城杞春秋皆託文而不與示天子之事諸侯不可
得而專也桓文既沒政出大夫凡所以交隣國之
事有以大夫而專諸侯之職甚矣今書仲孫何忌
會諸國大夫城成周亦託文而斥言之示天子之
事大夫不得而專之也春秋之義其在茲歟
左氏
公羊

穀梁曰各見前微旨見前陸淳集五千三百十八卷第七頁
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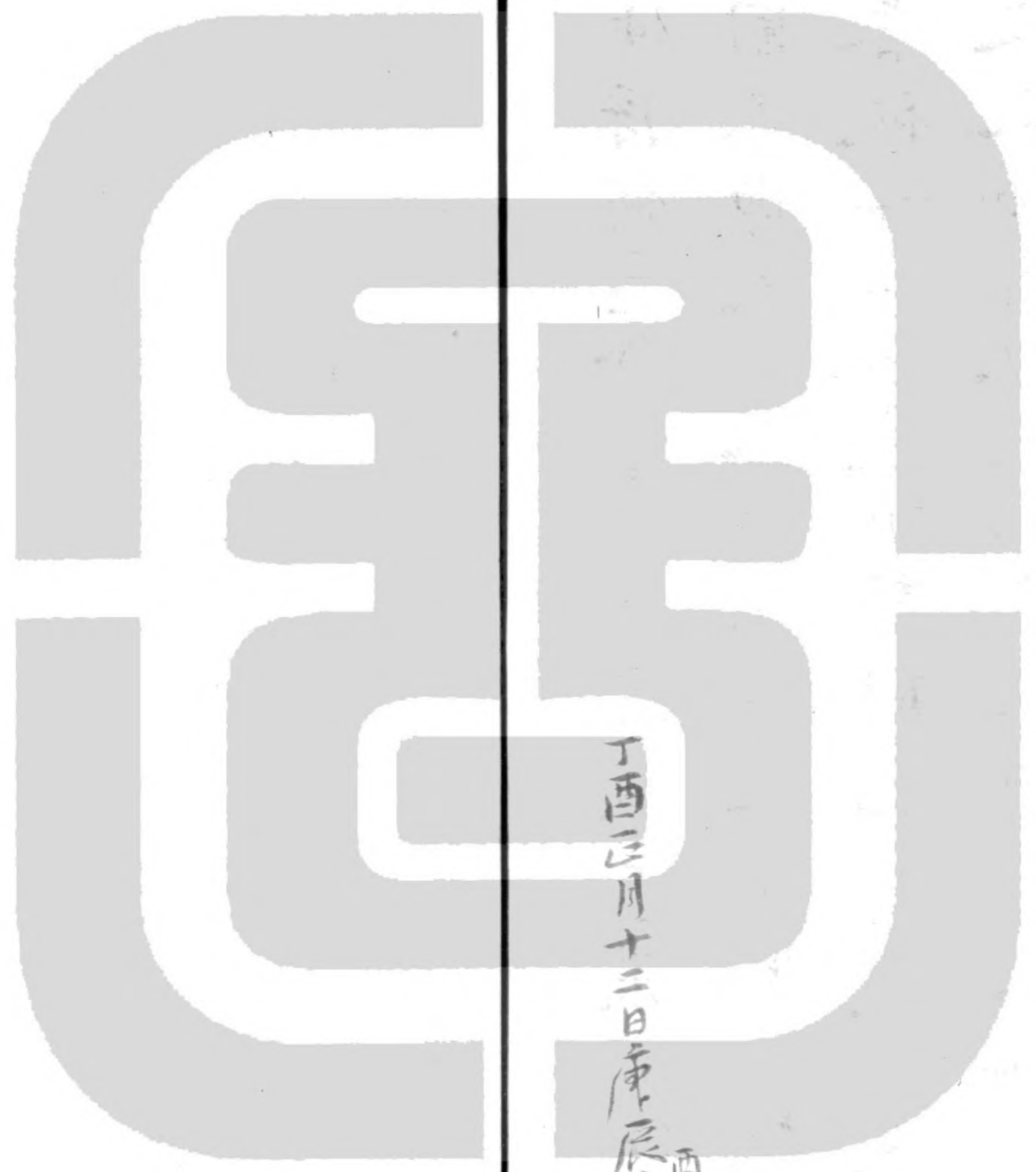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薨不地故也薨于路寢正也公在外七年矣及

其薨也亦在手乾侯之地春秋志之亦以謹其終

矣左氏曰五千三百十八卷第十六頁

見前



丁酉三月十二日庚辰校是日晴暖

